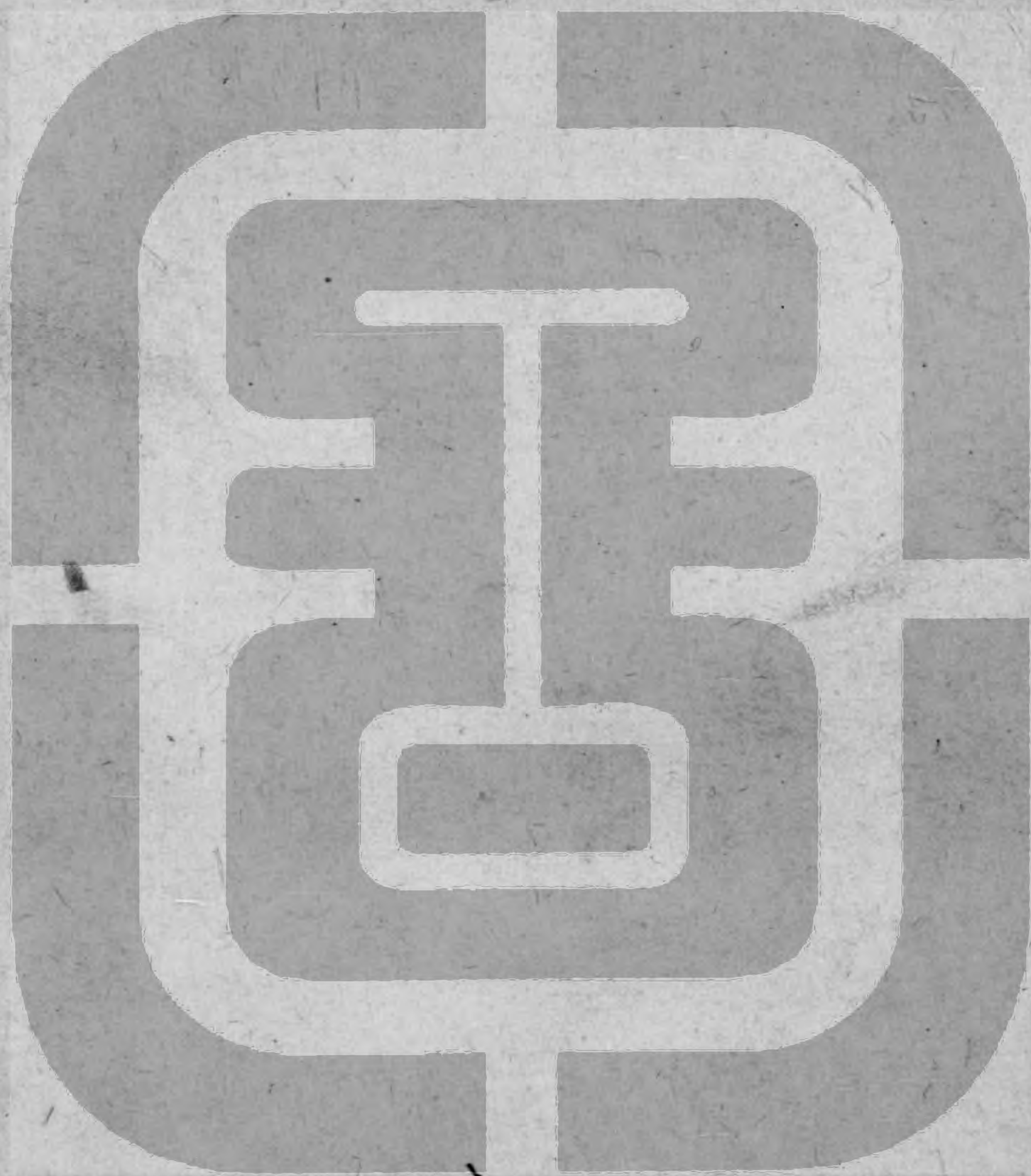


三





寒松樛子雜著目錄

卷六

祭黃母吳太夫人文

祭慕母侯夫人

祭錢孺人

祭葛氏烈女

祭祁州又三張君文

祭同年館陶阮令代

祭丹刑部郎中文



祭王毅齋文

祭陳孝廉

祭江蘇舊叅藩王公文代

祭亡姪蔡孺人

哭外舅超菴公

告除外姑顧恭人服

顯考北萊府君哀詞

顯妣王孺人哀詞

三姪朱孺人哀詞

三叔母范太孺人哀詞

脩子伯兄哀詞

李君哀詞

哭衣祥



祭黃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富貴福澤天以之昇而人以之當歟期頤耄耄國  
以之瑞而家以之昌歟柔嘉淑慎第祿爾康和祉藹吉  
俾壽而臧况以太夫人之懿德徽範桑梓所重閭里所  
光而凡婚媾姻婭莫不於茲而耀其輝煌徽音克繼母  
訓具彰乃千葉蓮亦不能無殞落而三花樹亦庸尚有  
凋傷嗚呼言乎婦德斯以順為正不足以譔之言乎婦  
言斯女訓內則不足以詳之言乎婦容斯縞衣綦巾不  
足以詠之言乎婦功斯織紉組紃不足以張之其諸施



予調恆和平寬厚親隣之洽比娣姒之頡頏以訖僕隸  
下人靡不涉其深仁遠其至澤而漸濡涵育於慈祥咸  
太夫人所恪恭將事而處之以婦道之常雖極濡毫染  
素盈篇滿紙孰得遂以是為發行闡教而敬進其敷揚  
維是撫行述而周覽之何啻廢菽莪之章瞻孝養之深  
思乎殆難譜笙詩之亡徒觀其侍祖姑王太淑人也得  
其歡心顧瞻帟布已早覘其福澤之未可以量尊年疊  
見耳目聰明太淑人既登九十太夫人又逾三齡益徵  
積善之餘慶而脩德之流長其承於前也裕於後也北

平門地共羨五子之掇芳其膺鸞誥也服綸翟也燕臺  
里第群誇八座之高堂獨其仕途宦海升沉淹速或啣  
命數千里外或歷官數十年間遠離既所靡恆將母多  
所不遑或解職終窶為艱或不祿長辭膝下甘旨難云  
備物左右曷云無方此群公所謂追思之而欣暢怡愉  
之日少懷憂隱憫之時多而太夫人躬履泰然不異險  
阻之備嘗惟諄諄於効忠盡職臣道以匡憶夫乙巳庚  
戌而後迄乎乙卯甫得兄弟環繞率諸孫曾在設帳之  
辰旅進稱觴壺寧百福盃泛昌陽謂此團圓快聚間二



十餘年而僅遇詎不云上壽可期近亦得請建夫百歲  
之坊迺孰知星則有迴斗則有轉日之有沉月之有藏  
其孝家者守慈幃而悽愴其忠國者望慈雲而惘惶血  
淚迸濺泣號昊蒼思與思而相續心與心而未央此尤  
群公所抱痛於終天而爲之摧肝碎腸者也某等忝附  
二姓合好素知其身之康強某則又屬再世同譜熟稔  
其媿美姬姜敢以飾華之辭締章繪句協笙奏簧義取  
乎質庶其昭厚德於苗蒙酌清酒兮用奠茫茫靈其憑  
兮微忱之將伏惟尚饗

祭慕母侯夫人代

嗚呼清風颯颯碧海茫茫坤維莫繼壺乾疇彰琴悲寡  
和雲慕無方姑射山峯徒滋春算姮娥桂樹虛擬秋陽  
以楸梧而還折彼蘭蕙而不芳固宜青天之易老其如  
白雀之空翔恭惟淑人恒華世胄門楣壁璫秉姿閑雅  
鍾質安詳賦菊銘椒女宗堪紀治絲織帛姆教無忘縱  
居巾幗之儔要通名義雖在閨門之列自識大綱漢書  
則大家纂輯蘋蘩實季女屏當故未字相比夫兄弟而  
于歸克奉乎姑嫜給事公得茲婉婉賴以匡襄一則鳴



機軋軋一則開卷皇皇一則諧死鸞之儔侶一則成潮  
海之文章迨乎南宮步捷北闕恩汪旋參綸誥載晉曹  
郎適少師歸田謂吳門之可棲興懷風土迺洲人事舅  
以婦道之宜盡奉職篚篚循定省而問安櫛縱筭總操  
井臼而視膳宿日異糗命服趨庭禕褕而不殊帚布盤  
匱代匱鼎鼐而仍是糟糠若夫熊可和丸含之以學績  
難斷織勤而不荒琪樹依墀俱是亭亭之幹蘭蓀遶膝  
無非馥馥之香魁傑長君早炫五花騏驥林立諸子欣  
看群玉琳瑯水不同源流來自合木多異本環若其傍

德比螽斯繼徽音而福履訓嚴少女閑有家而悔亡凡  
茲懿美式於閨房洵是女中君子詎非鳥有鳳皇蓋惟  
論今稽古評低權昂皆沉酣於書史允淑嫺乎姬姜庶  
幾長生作枕延壽稱觴昭女之誠爲國之祥何圖月滿  
易缺鏡員無光乘鶴驂鸞竟無返駕冲霄騰漢遂爾浮  
航共夜月春風而閣淡偕娥碑妃竹以悽惶原夫佛偈  
千聲揔遊淨域豈其塵寰一去便汲寒漿從教喪良友  
者撫琴瑟之絃每意慄於絲聲哀切并令失慈母者覩  
蓼莪之草咸情愴於月露淒涼某等朱陳載好孔李云



良予未有知夙仰林風之範人言足信竝欽洮櫛之常  
况經遺愛卅年吳中子弟之謳謠殆遍抑以同心累世  
予家昆季之佩服靡量敢竭葑菲用著珪璋有酒醕兮  
敬酌歌薤露兮徒傷

祭錢孺人

嗚呼有代而成健行必資厚載相助爲理乾綱爰賴坤  
維媧皇之石補天巧斯奪乎造化湘娥之泪痕竹情屢  
見諸詞記重婦言用標閨訓官崇女史聿尚母儀乃  
颯颯風清峯頭乍引遂依依雲白竹裏垂慈維我錢孺  
人秉秀尚湖鍾靈沸水其心塞淵厥德懿淑夙稟姆教  
容婉婉而工組紉動協女宗薦蘋蘩而采沼沚居安則  
勤履道如夫博綜墳史不異鬚眉丈夫浣濯衣裳洵是  
閨闈女士故其歸我琅邪實先公也龜勉有亡鴻妻之



如賓宛宛屏當百畜陶母之讌客殷殷絡緯鳴機相夫  
有助琳琅繞膝課子克勤當實先公之轅軻遂絕意於  
仕宦而錢孺人之順正相勗志於詩文大啓後以承先  
巋然堂構本治生而濟世息彼稷氣迺相莊嘉耦旋甘  
節古稀神明不衰邳夫人之眼耳詎與人隔譚論逾妙  
謝道韞之辭理爲解客圍琪樹三枝方之殆過燕山五  
桂可謂庶幾次君斯文秉鐸講學循墻栽膠宮之桃李  
植王國之棟樑廣陵之竒盡挹熊丸而咀嚙孤山之秀  
羣瞻紗幔以趨蹌以迄諸公俱夸群玉鼓篋肆雅入大

學而園橋樂節禮容進嬰圃而射鵠蓋青雲直九萬以  
扶搖而烏衣豈尋常之軌躅况乎椒實孔蕃施於孫子  
巾箱克紹載振家聲秀出蘭蓀繽紛馥郁蘄然頭角魁  
傑崢嶸非孺人之四德具舉曷琅琊之五世莫京某惟  
忝居密邇契好朱陳漫附姻婭歡聯秦晉夙仰柔嘉脩  
聞淑慎耆艾康彊光輝澤潤胡圖風回少女城返夫人  
羸樓之簫絕響瑤池之觴不陳豈其月盈易闕道貫始  
卒水流必竭勢隨乾沒曾不假夫毫芒竟亡何兮倏忽  
敬瀝哀詞敢云表榻哀哉尚享



祭葛氏烈女

嗚呼天地正氣之生直而無枉斯人至性所發變而有  
常故乾行存乎自強坤載合乎无彊終身不改以順爲  
正此婦道之克貞其操也十年不出許嫁而字乃女則  
之不踰其防悲夫葛女質秉柔剛脩迺女事立厥女宗  
縞衣綦巾安吉含章當許字陳門獲附伉儷之托將終  
歸陳子自諧家室之宜何圖人情中變父兮生我而盡  
惑於之子之無良炎涼迴殊初終倏更一貧一富軒輊  
低昂倘非葛女之守正不阿持經不屈幾使改柯易葉



而名汙行殆於狡狂悲夫葛女視死若生皎兮冬日凜  
乎秋霜隱憂儒者之懦弱而不畏豪右之強梁持矛直  
入冒刃相當身可亡而志不可降命可傷而理不可罔  
卒至投繯自潔不徒羨葛氏之有女而更歎陳宗之有  
光世之女士景仰餘芳縱不獲瞻禮法於鍾郝猶庶幾  
埒憔悴於姬姜名隆史簡姓越閨房山高水遠日引月  
長一朝逝矣千秋勿忘竊愧聊陳數墨不足抒慷慨赴  
義之氣克塞兩間之浩浩而敬奠一尊亦尚以慰委曲  
全道之靈香冥九地之茫茫

祭祁州又三張君文代

嗚呼惟德植厚惟義培廣惟其厚于德焉故有令終之  
高朗惟其廣于義焉廼瞻懿行之不爽自履烟霞泉石  
之風豈懷富貴聲華之想積流者遠常不及其身而信  
有徵爲善者昌寔佑啓厥後而克用享緬惟中呼曲江  
後裔公藝分支英年負志雅尚多竒世識神童同聲號  
爲十才子詞高樂府交口傳來三影詩讀孫吳之兵法  
親起翦之雄姿素擅六韜之略無譁八陣之師遊廐山  
川多覘形勝爬羅乘志案據規爲西抵晉秦視邠岐而



指右召左周之略定南浮吳越涉江淮而追會稽禹穴  
之驅馳曠覽幾何年擬遷史之耕牧河山殆遍周轅數  
千里讀韓文之歛歔燕趙長悲迺遊既倦此志難期少  
壯曾幾老大云衰平生之氣節何許今日之浮沉若茲  
安宅厥里滯迹于初繇是友善親鄰懷仁睦族任俠尚  
能肥誠尤篤獻縞贈紵古惟國僑晏嬰之交如誓日指  
天近則朱家田仲之驩若期以久要堅逾膠漆或重于  
千金或傾夫一諾或緩急不可相無或囹圄用以脫桎  
彼鏗與陸贄爲忘年之友于是焉加抑劬與范式稱生

死之交方斯已足爰迺長君祭酒于諸生次公登書于  
鄉薦刻名仕版爲長吏于邑都啣命親民謹治行于厨  
傳迎刃新試佇絃歌之聲聞綰綬纒拖知循良之奏選  
遂親初志假以地近而言旋事死如生卜以土周而告  
莫始雖育子之艱終且遠條之行固應千車會送多鄰  
鄰之音疇非一口交稱有嘖嘖之羨某等與次公舊叨  
同譜今越有年故知中呼惟德惟義厚焉廣焉茲于合  
葬之吉莫親執紼之牽共薦清尊之酌遙引輓歌之篇  
伏惟中呼卓犖俊偉昂而軒兮節概凌雲意躡躑兮遐



稽樞要摩其編兮施爲有用腹便便兮舟行陸載地里  
環兮山靈川秀覽其全兮聲名馳遠友道堅兮義俠憤  
烈幹其旋兮志焉未逮胸臆填兮于今有後爲之先兮  
繼繼繩繩方綿延兮既歿而寧在九泉兮吉叶龜地隆  
崗阡兮嗚呼尚饗

祭同年館陶阮令代

嗚呼大小齊年淹速同壽物流有形人得其秀學務先  
源業方既富克於政優斯以善守承家乃昌問心無疚  
世用繼繩基肯堂構實於焉充名由之副志和行成光  
流積厚夙夜兢兢今亦既覲繫惟年兄孝友性成幼即  
雋上長益覃精文攻居肆譽擅蜚聲聿彰遂學厥有令  
名緒衍豐芑闕盛簪纓其鄂鞞鞞其和丁丁仲容稟秀  
孝緒心驚七賢之望八達之英脩月斧利蟾窟光生南  
宮高躡振轡登行才詩製錦爰撫琴鳴樓霞善地乃著



循聲催科道得輸將民息里人歡呼咸安稼穡箕扑不  
聞情隱無匿戶盡稱良人焉作慝室盈倉箱境絕蜚蠊  
上官褒之謂惟勤職移茲劇繁倣彼貪冒用勵賢能以  
明黜陟如羽斯培如木斯植將以恢猷展其通識甫離  
棲霞老幼道遮三年例見

天子曰嘉嘉乃良吏聲及邇遐制撫任之猶菡蓬麻陶  
业之邑恩施德加方蘄嚮用大啓而家益土六月遽泛  
仙艤芙蓉城裏導引靈車某等附譜式瞻召杜忠無私  
績貧艱終窶未遂素懷未伸素樹胡不慙遺假之年數

騁足驂馱永言屹岵乃歸幽泉乃周封土醑醪既陳涕  
流如雨泐之以辭德容儼睹尚享







岸洗盃中之醜礫於百觥鳳翽擅無雙之氏號文光建  
獨步之旗旌用是芹藻來臨葭葭新樛盛美菁菁歎彼  
秋鷹乘風獨隼飛以剽掠遙臨芳桂對月共迥秀以虧  
盈登賢登能鄰鄰者領公車而徐上鼓琴鼓瑟呦呦者  
遊鹿苑而先鳴遂乃揮紙雲烟魁鳳閣詞人之錦繡裁  
書鏤管冠鸞臺才士之瑤瓊職典紫微

綸誥多出其手身居青瑣椽筆賴之以榮班資既久物  
望惟清歷階而上先民是程繫茲西曹覩槐棘之森聳  
由來比部滋肺石之紛爭寬若子公必使覆盆之皆照

惠如國氏猶申烈火以開誠難曰如山而案立敢云勅  
法而罰明伊我寅翁之郎署允屬君子之例成所為平  
而為反咸惟重而惟輕池蠅與知寬赦竿魚重以歡迎  
雨潤雷行鏡懸頌為神鑒正源清本犀燭不俟廷評方  
共期咸中之慶庶宏濟不寬之氓何圖半魄方曦頓掩  
扶桑之景孫枝未老遽亡笏竹之聲某等同叨里閭並  
挿簪纓念求友之切切咏伐木之丁丁儼人琴之若在  
痛硯席之難賡事尤堪憫涕更交橫纔足雙丁而郎省  
分曹羨稱難弟又弱一个則蠻箋遙寄獨遺老兄翁之



孺子粲兮芝英蘭芽則茁知識未萌貌焉少小哀矣獨  
惇愧同官之不任悲天道之陂平敬以一酌予酌於九  
京鑒彼幽壤子式茲奠楹

祭王毅齋文

代

嗚呼德脩姱媿髣髴猶昨容著令儀動遺芳躅累行以  
彰哲人有作心切仰止昭示後學辱公甥館泰華峰矗  
式公規撫德行有覺精粹完純魁竒卓犖設施實用卞  
玉荆璞胸羅錦繡才方京洛爛熳荆花鞞鞞裸鄂率稟  
義方觀摩確錯世德代承維公磊落入仕顯名措其偉  
略治躡龔龔黃求民之莫甫泣蕪湖寔多荏苒符懲一用儆  
巨魁伏辜戶不宵析盜無穿窬究詰奸宄既緝既鋤薄  
惡之風肆力飭除法馭者斥威懼吏胥始節未駐融風



災廬洎旌來臨火器預儲遇火所至躬禦往徂始雖燄  
燄有備無虞長江波險溺者負塗濟川作楫道無嗟吁  
通商服估懋遷化居官不病民實絕侵漁騰踊四野作  
爲吳歆懿茲政蹟聲聞於蕪既乃秩晉官聲震震職小  
司寇獄辭成信慈惠之師哀矜之訊民其不寃罰以克  
慎時維通倉出納毋吝惠此下民有孚在賑簡用其良  
載選載遴清節夙標立壁萬仞

天子嘉予

天威顏覲于以往監丰裁聿峻夙夜冰兢蒼蒼髮鬢循

例

告休旋車遙引某列同寮起居趨進訓以官方勗哉諄  
諄話言匪遙日月何迅我公孝友誕質所全淵涵渾厚  
莅事惟賢睦於閭里見義爭先家塾課勉黍稷服田厥  
舅兄弟枝秀理連儲祉綏吉躬休性恬方圖椿算瑕不  
長年倏經馳訃倅來驚傳雲車馭矣仙旆返焉云亾泪  
墮悲悼胸填縮酌薦葷紀德瞻筵式憑靈奕默鑒幽泉  
哀哉尚饗



祭陳孝廉

華州孝廉芳潤陳君年十九舉於鄉病不能應禮部  
試數月遂卒余同課久訃至黯然用登清酒哭而文

之

嗚呼不可知者天邪不可信者天邪予之以才猶將厄  
之以數集之以福何復限之以年斯漆園著齊物之論  
禦寇裁力命之篇一死生均脩短雖曰妄言或非虛誕  
嗚呼陳君生而慧敏少已騰騫秉淑氣於太華之精爭  
誇才子軼絕塵於有媯之後早擅文孫虛受委懷一字



師承自得力行典學三遷母訓無煩余與陳君各循兄  
事弟事之文並齒請業請益之列善則引而加長過則  
規焉如切入賞析夫竒文出步趨於同轍愧以蓬麻與  
遊蘭茁飲三月之一瓢推九峯之十哲園琴秋闈迄宗  
慤破浪之歲彈冠春榜甫昭公弱冠之齡疇不欽崐岡  
片玉之朗朗羨桂林一枝之亭亭迺在今茲遽爾長辭  
昊天不憝失我良規孰先而後孰挈而攜塔焉似喪卹  
然如疑曩既值閔氏魂歸久經重慨吾徒之寡偶今復  
丁陳君簣易能不泣思彼美之云誰憶君之登龍門而

相慶也有聲孔彰冀得九萬里扶搖非以六月息也即  
余之挹芝眉而遠別乎知疾已作猶幸五千言道德不  
難九轉成乎方切睠念蘄然崢嶸疇演好德卦措咸亨  
神明通其志天地格以誠忽焉郵訃悵矣心驚豈造物  
果未易居其全而生才多未竟其用抑揆理恒莫能測  
其至而邀福卒莫履其盈誠不可知誠不可信嗟渺渺  
兮徒歌虞殯



祭江蘇舊叅藩王公文代

嗚呼公麻官四任凡十九年所至六郡一縣胥益吾吳  
吾吳人士迄今咸謂王公實生我某等附親末方幸憲  
節再臨以愜輿望孰意昊天不惠哲人云亡嗚呼哀哉  
公侍李太恭人以孝養聞性嗜經濟不屑屑章句學故  
初任婺源也匝月而循聲懋著既而遂寧張公異公才  
能題授淮安裡河同知職凡埽堰闢礎諸工培高築堅  
啓閉蓄洩諸法率咨訪而行之以故民獲安瀾而漕運  
不苦於留滯乃復題授淮揚節公既膺任河渠實克副



簡命而於田賦諸弊悉屬素諳轉輸輓運才埒蕭劉漕  
督赫公尤奇異之特疏移節分守蘇松公任淮揚時某  
等杜門家居恪守先宗伯業泊如也辱承惠好館某子  
某為甥某等既陰荷公經畫之勞於隣附數百里外而  
以姻媾之好更樂觀榮益本郡計盈虛酌出納興利除  
弊為吾吳人士幸者私有厚幸焉公甫下車於虞念四  
郡文數分題投試拔其尤者指貲優禮之匪材如某預  
蒙獎賞蓋廣勵而樂育之意不虛也凝園京師名勝地自  
海州公逮公長君中書三世率以詩文集當代清望士

先宗伯語某嘗數四觴詠其序適公在制聚首六槐之  
陰公意氣豪逸持論皆有實用今某幸叨庇下復忝戚

屬始獲因緣會遇

某某

又以長君雅契或謂之虞或踵

其亭知公更悉次君尚幼器宇率類我公抑又以知公  
世德之徵矣若夫安居粒食訟息俗成至繪為圖畫或  
發之歌謠公雖去官而萬姓所感戴四方所傳播冀憲  
節再臨以愜輿望者正有待也胡圖傾東南之半壁折  
王國之棟梁吾吳人士羣感泣於天奪生我之王公而  
竊所私幸者之宜有厚幸而卒不克更邀其幸焉敬酌



醴澄悃悃用申惟公之靈庶其來格而來歆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亡嫂蔡孺人

余既喪父喪母相繼居憂自己酉八月閏辛亥五月復遭嫂喪嫂必有不寧於泉路者因不揣簡直陳詞以妥之嫂之亡越朔二日也

維吾亡嫂之逮事舅姑也婦道脩而四德咸備其子歸吾兄也妻道順而廿年襄事鍾淑質於右族富而能勤煦和氣於家人賢而善治母兮遭喪父兮歡侍守閨訓而屏當法坤維以終始吾兄體苦弱羸博搜延年之利嫂實佐之以藥餌吾兄性甘寒素絕意近名之累嫂故



安之以不試食惟䟽粒衣惟在笥顧鬻子之多艱厯課  
兒之有志篤蘇氏之情於兄妹之誼親愛而不忘敬共  
鑒椒山之囑於娣以之行後先而無失倫次接賓款款  
齊傳活佛之名御下肥腴爭識丈夫之器何圖氣反而  
歸物化爲異拋子女之抱膝就窀穸於福地嗚呼兩親  
酉戌猝泯馨歎亡嫂致喪瀝血和淚今時何時更罹天  
閔月戶無光結隣奔騎醜則清兮疇揚其解詞實鄙兮  
疇彰其懿哀哉尚饗

哭外舅超菴公

嗚呼曾自庚寅歲暮爲館甥時外祖姑年周甲子繼外  
姑始三十而外舅才四十有三正分巡淮揚疊邀寵命  
之際內兄洲若差長內弟樹百尚稚每鴈列出入爲問  
起居往往以曾爲脊也特加意焉壬辰外舅量移蘇松  
糧守參議洲若癸巳成進士注中書且舉子樹百漸就  
成立一門具慶四代爲榮迺在乙未外舅以註誤謝蘇  
松任間二年携歸京邸越三年遂哭外姑又三年今哭  
外舅其間相距才七八年耳外舅性長厚家人父子相



對尚和氣公務之暇曾晤必携手命坐喜談移時晨起  
見必曰已起耶食時見必曰飯否曾出面之必曰汝將  
出耶汝已歸耶應之輒喜笑凡由寅迄卯十有三年夫  
非厯厯在耳者耶曾蒙罷許辜負罪深癸巳甫闕場規  
甲午始遊京兆歲丁酉春隨外祖姑北行就試閱庚子  
癸卯兩薦未售半生隳隳愁寂亡聊嗚呼曾蒙携歸也  
外舅之女若外孫外孫女咸依之歲八月女以舅姑遠  
離久因率孫等歸舟發於東門外也外舅寔送之十月  
既望外舅為潞河之行也尚亡恙也女歸而胥留今易  
簣頃仍弗一訣祇獲附內兄弟後奉匱以歸而吾外舅  
之靈夫果安所憑依也哉嗚呼痛哉



告除外姑顧恭人服

維年月日胥曾服喪三月謹詣殯次告除服於外姑顧  
恭人之靈會率由禮制遂即於吉嗚呼人苟不死孰能  
無情乎自庚寅歲曾為館甥閱寒暑十年矣日月逝矣  
恭人生前事猶心能接之目能見之不獨口能言之也  
乃未有一日之酬遽痛九京之隔乎夫禮重報本故在  
君方喪在師心喪固曰禮也者報也報反其所自生焉  
按喪制三年至三月凡五等別其服之制斬衰齊衰至  
總麻亦凡五等三月至暫也總麻至輕也情漸遠禮漸



殺也乃胥於外舅姑則服之母亦非報本之意歟然而  
聖人制之賢者遵之相沿數百世莫或議之人生而有  
性發而有情仁義禮智信五者爲性喜怒哀懼愛惡欲  
七者爲情夫情動於不自己而苟得其當焉皆本之性  
而不可無者也楊氏說詩嘉載馳之篇曰發乎情止乎  
禮義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弗除子曰何弗除也  
曰以弗忍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遂除之夫止乎禮  
義即一聖一賢且必規規焉弗敢過弗敢不及而弗忍  
遂除至今猶傳之矣宰子問鬼神之所謂子曰衆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蓋言物必有所歸二氣之反而  
歸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土周於槨封之若堂  
茲則曾與恭人之女暨恭人女之男若女竝托處於是  
實獲綏寧會恭人之卒殯於板廠之廟也神未歸也而  
服已闋矣情雖弗忍夫亦禮義所止弗敢不除云耳嗚  
呼十年姑事之壽不羸乎四十音容杳矣風之拂兮雲  
之繞庶幾乎 玉袒之昭昭



顯考北萊府君哀詞

并紀行實

嗚呼府君享年七十有三體質最厚節於飲食儉於嗜  
好慎辭氣嚴取予不虧不辱寡悔寡尤素無病患有微  
疾不親藥幃中嘿坐累日候氣周輒愈迺一二年間始  
病口齒百藥少驗遂至不起不孝等罪大孽深一死寧  
足贖耶平生績學力行欽折人世行丐開雲叔父誌銘  
不孝曾哀痛為極謹書其遺號泣而奠之府君潛心博  
涉寒暑不釋卷雅不輕捉筆以詩古文雜著來質者知  
無弗言增損一字勝人千百又必婉曲開陳怕不虛請



以去援筆為文祖左國佐以漢魏而標為塾課則曰文  
從字順蓋見解自高教人殊平易可從也事無小大必  
熟商權辯難疊疊得一善言謙受如實出已顯祖考捐  
館時曾幼既無知稍長依棲外舅不盡見府君奉顯祖  
妣時事甲辰歲始歸省間謂家常云少奉兩親多以勤  
勞筋骨得有喜色不覺老之將至殯兩親後鬚髮盡白  
齒脫落矣曾聞竦然祖訓一莖苦菜平生志數卷殘書  
汗漫游顯祖考書曾大父聯句識不忘府君常常顧此  
奉為座右銘不必茹素而菜羹蔬食樂在其中年五十二

始成進士不就選杜門二十餘年曾外舅超菴公移節  
分守蘇松是時撫軍儀封張公方清飭屬吏外舅實守  
官箴府君雖遇公事不輕造請外舅觀風四郡欲盡得  
通儒固請列名數人鍵貯篋中每案發核對高等一一  
符契益信府君謹慎篤實不苟也外祖升吉公見所製  
文稱善爰以吾母歸焉既乃與外祖母相繼歿母舅耕  
愚又蚤喪外兄弟二府君為之經紀其生業一既娶而  
此未及娶遂亡乃撫女姪列已女行中擇名門嫁之於  
已女為娣姒外祖父母生卒之辰必偕孺人展祭撤田



數畝俾永祀勿絕孺人前卒每過於哀不孝等泣勸不  
自己劇病之中嗚嗚垂念累屬不孝等速殯無久傳人  
以鬼為歸以葬為歲在危篤喘吸之交約略完治茲歲  
三月二十一日將引臨之俛然五月三日曾大母忌悲  
泣不自勝支柱彊翼既拜起顧不孝等曰是余祖妣忌  
汝曹稍遠余弗敢以病弗親與也越長至後疾革命終  
具衣衾用布不得加一縷絲諸皆就檢約十三日午刻  
拍畫檢視故帑應毀者踰時手足訣直指篋祛示遺命  
不孝等伏讀泣下領命哽咽酉刻日暝嗚呼府君既未  
入仕籍無所見諸設施其行於家者如是不孝曾所書  
僅僅萬分之一昏瞽喪次奠而焚之詞曰  
儼先正之式型庭塾是守疇其鏤之貽及永久稚子昏  
昧南北馳走言歸就養廼薦忝非書不能讀澤存乎手  
居處笑言于何稟受



顯妣王孺人哀詞并實紀

嗚呼孺人勤於家儉於身敬於舅姑和於上下為女之  
宗盡婦之道增族黨之輝光磊落有士夫之概安和有  
淑人君子之風生男六女五婚嫁胥畢孫十四曾孫一  
年六十九而次男長女早歿四男殤餘俱未嘗一日就  
養遂以全其歸而終其世顧不哀哉其歸吾府君也顯  
祖考妣家法嚴飭孺人敬共事之先後終喪如禮外祖  
琅琊升吉公與顯祖考為文友稱善日課府君屬以大  
器歲己卯南北榜發府君洎開雲叔父並授孺人喜曰



苟有以慰琅琊氏之亡靈也開雲叔父旋中會試式入  
詞林府君逾十年己丑成進士孺人迺謂卒子志矣相  
莊五十年有善共襄遇風日晴和偕子女童幼憇息舊  
廬樹石間顧而樂之歸輒就紡績計男女孫曾二百餘  
指所衣者皆其漚苧也生不孝等親乳哺補緝縫綴辛  
勤勞頓常責不孝等過失未嘗稍寬踰時則己不孝等  
遇事弗克理日指誨之嘗料治家務凡婚喪大故及米  
鹽凌雜某事當如何或豐或儉事至如所指應之輒當  
吳江河氏姨孺人女弟也甚相親尤友愛三母舅耕愚

年不五十卒子二又繼卒携女姪歸為女云不孝曾就  
太原氏婚於北平間太原延名師勤課讀輒慰三兄履  
曾盱眙學博陞盧龍縣令任八月註誤孺人惟望遙歸  
也丙午不孝曾隨伯兄景曾應省試時孺人危疾初愈  
禱求成名榜既曾幸有名開雲叔父次子彥曾登北  
榜擅音繼至微見喜色顧謂再世同科矣琅琊宗祀既  
無繼孺人夙抱秋霜春露之悲常以祭掃事屬伯兄因  
念伯兄僑居瀆川實近琅琊祖塋歲之寒食節也伯兄  
扶往肅虔瞻掃撫風木慨然然亦因之愈加山風寒氣



精神頓減更以百端雜擾事與心違六月既望成疾卧  
床自計不起遽命備布縷數事為具不孝等領命哽咽  
不能應七月十六日遽發痛痺三周日訣而復甦者數  
四閏七月九日廿四日復移痛不止廿六日正色命伯  
兄速赴省試勿為吾遲疑蓋猶冀可待終場也既促之  
行計日泣下云吾神耗矣未有生氣恐不復俟大郎回  
矣八月朔又左脅痛不堪忍初三日夜分氣息漸微旦  
則疾呼五兄字曾進同曾檢小篋有寄物付還之應遺  
人者即遣致之初五日昧爽翻復呻吟已刻目瞑嗚呼

孺人性仁直無過刻與人有弗悻府君或動以微詞輒  
自解釋故婦寺輩常見有和平色遠近傳快活人福人  
之名迺遽奄然長逝耶不孝曾略展哀痛延殘喘而為  
之詞曰

神則靈乎而何歸乎母儀具在誰似其音之徽乎優乎  
見乎懷乎聞乎依依而靡依乎



三嫂朱孺人哀詞

嗚呼余三嫂倏又溘然逝耶余同母兄弟五人其姊如  
存者獨長嫂矣而前長嫂歸長兄無幾何歲卒次嫂之  
卒在丙午冬時兩親具在迺閱己酉之八月至庚戌之  
五月未周一歲而兩親相繼棄孤即世五嫂旋以辛亥  
五月卒而亡內則於戊午之八月今庚申七月又亡三  
嫂昊天不惠慘懼喪戚至無已也所計亡年惟次嫂  
三嫂踰五十外尤堪悼已三嫂又素多疾歲時起起兩  
親外不出房闈者二十餘年余在外久昨丁戌兩年纔



家居三嫂獨以疾故不獲常見祇候戶外而已惟展祀  
兩親必翼起支持瞻拜時一候見然姊如間且以疾弗  
久坐也子五人完婚者四兩女已嫁孫男女幾人亦俱  
以嫂疾不克久侍次媳早歿方繼婚四媳甫適吾門惟  
長媳三媳殊親為盡婦職而吾三兄實又一官遠羈白  
門然則易簣頃間吾姪輩之慘裂更有不忍言者矣余  
已未就試後貧病依館弗及奠柩南望長已長嫂既別  
就居其在婁城同居姊如令竟無有存齒黯然情傷寄  
達哀詞一伸兩親之痛於地下其詞曰

嫂系出古歙富家女伉儷吾兄而長貧上奉舅姑下毓  
子女中助閨闈躬勤勞而備苦辛年踰五十半居愁疾  
遽物化而遭此嗚呼已矣嫂今駕靈輶長往能無增痛  
吾地下之兩親

嗟余叔母正勤大有處子之志而永無  
而云此何天之不假哉予之哀亦  
專方請厚德之元雖此叔如海生  
信家室之宜其守嫂惟當  
余叔籍之屏當期予則







余母之掩蔽而失恃兮惟叔母其康彊諸羣後于稟行  
兮賴擘畫以紀綱閱十年而未久兮愁結露而爲霜在  
室人之殞于中年兮齊凡民之有喪屈尊屬而臨卑幼  
兮尚枝梧以勞攘歲未及乎再暮也竟川逝兮其長冀  
衰疾之有瘳也持禮法于微茫昨送弟于遄歸兮謂宜  
引以昌陽俄其聆此哀赴兮疏哀踊以悽皇謂女宗之  
莫繼兮閔閔懿其疇彰嗚呼嗚呼永訣兮病姪在遠摧  
腸

脩子伯兄哀詞

哀夫蠶抽方盡誰引斷繭之餘水注橫流詎挽傾波之  
勢寄斯文於微綫每慟絕繩謂予宗之有人遽萎韡棵  
俛然手足何所倚而持行幾矣津梁安所遵而涉濟遺  
孤舟於迅浪風發未寧何永訣之急馳星移不繫如吾  
伯兄者共祖宗伯獨邁孫行義究天人透生初之靈耀  
學深性命衍儒者之流長早列老成與宗風其遙接堪  
型後輩作領袖以胥匡問字析疑諏靈龜於五泰因言  
發蘊注駮馬於千岡少負不羈竒氣屹乎峯巖壯懷莫



遂粹質韞乎虹藏斗應文昌光熠熠而激射書窺武庫  
類班班而發皇扶氣節於地天堅茲金石肆游行於蓋  
載貺彼蛩蛩展世道之屬寄洵里閭之表坊嗟予四國  
以遄征相與十年爲違隔弟則僕賃而親因兄則驅騁  
於幕辟越午子卯辰之興賢就京府棘闈而偕役維時  
誼重二王銓錫相友怡怡分連兩謝奕安同聲嘖嘖珠  
魚爭獻俱却貢於淮方牝牡空羣嘆無良而鴛策帷燈  
明滅歸大造於北轍南轅旅館歔歔發孤情於彤管影  
隻辱以文章契合徹清夜而證心疑道義寄存剖熱腸

而渙冰釋校失謬於毫釐懸什一於千伯靡隱弗彰無  
難不責書帶名歸鄭氏正欣獨有傳經丙科試自南州  
竊愧行杼飛鷗毫鋒非銳仍一割之未施荆璞不雕亦  
再投之虛擲又十年以迄茲閱三科而見斥惟吾伯兄  
終始抱懷悟深藏之理趣生平守介甘閱境之道窮翼  
紹青箱盡啓羣言之秘純完白璧博資他石之攻示後  
生之繩直范斯道之陶融方北行而握手駕虛舟以轉  
篷謂旋歸其約信暢素懷而志同語此生之障翳敦宿  
好乎磨礪無何亢吝交乘悔亡猝致予既羈踪於路岐



俄聞遊化之辰寄未聆哀訃恍形體之輒驚忽得亡音  
頓肝腸之若刺悵鏡分其光掩疇正爾容怵新於火  
傳孰鑛諸燧川源在邇希益濟乎詞瀾橐鑰方捫旋復  
扃夫金匱始緣兩地虛託心同今奄一朝孤睽世異積  
懷於邑其曷紓曩乾因依而可記泐萬緒於單詞憑一  
靈其伏奠哀哉

李君哀詞

君名鉅望蔚州相公孫余同年友也年六十卒訃至  
未有以文之其甥某丐言於余狀其所以為館甥者  
承翁情誼甚摯爰以代抒哀詞搦筆愴然

嗚呼情有至而悲生氣方咽而神黯日月遙其行駛松  
栢凋而色慘痛梁木及哲人徒小子其愴感在卍角惟  
眷眷而勤顧笑而保持謂小子之有造容兮遂兮帶垂  
詎絕奔于千里咳而名之曰佳兒辱光御兮百兩蠲吉  
辰兮結褵親左右兮罄歆授孫謀之麟經發董子之詮



諦牖暗昧以通明展五經而肄及徒奮萃以紛綸顛  
躓以偃仆蹇不飛而不鳴泣孫山之屢擯為憤懣而不  
平終未有酬乎乃願罔克以伸夫誕忱方丙午之既朏  
值大人之巍科詎賢書之領薦終抱志于此阿越自今  
其周甲祝天壽以長歌疇其備然訃及維隕涕兮嗚嗚  
喟小子之經拂拭兮溢焉一旦其云何懷隱痛于曷已  
終此身兮泣泗于滂沱謫言旋于殯所鑒厥行之跌蹉  
告有奠于冥冥維其清矣尊獻

哭衣祥

次子衣祥後兄八歲生踰年力能疾走多笑言見人輒  
指欲抱汝之生母乳之甫四月母疽乳勉求媠乳之媠  
歿固弗他乳遂失乳經腹疾少痊母以事姑故率而南  
歸殞命夾馬營委櫬於孤廟蕪址嗚呼是予之罪也夫  
是予之罪也夫時九月十七日子之聞知今月之四日  
而汝之行以八月二十五日是予實喪汝於臨行一顧  
再顧時也人奚必不喪子獨汝生十有八月數遭失乳  
成疾喪於途次嗚呼傷已汝留未必死汝留奚必不



死然死於家與途也無寧家也汝生而無知耶汝死而  
有知耶夫亦歿而賈志若耶揮涕筆月日以展予隱

寒松樵子雜著目錄

卷六

刑部雲南司員外毅齋王公行狀代

毅齋王公暨董宜人合葬墓誌銘

瘞鶴銘

乞賻喪小引

泗州司訓賻喪小引

十七日雪中觀燈小引

瓠軒小記



半舫小記

晚香玉稿本小記

太極賦

春蘭出谷賦

七夕賦 三首

夢遊聚奎堂賦

擬謝表二道

乾隆元年直省正供雜項  
通賦特開恩科廣額  
乾隆元年廣額開科及  
迴避卷另試燕重後場

刑部雲南司員外毅齋王公行狀 代

外舅毅齋公卒踰月既卜宅地孤蒿年等苦次泣血丐

某狀行實將請於

當代鴻文揆藻藉以不朽謂知之詳以周者無如某若

某弗敢辭也自念以不文之言文之則外舅生平砥行

實可為後生模楷矧仕塗游歷在官勤於政治克著循

良退居篤於天倫躬脩門內績數十年終始弗輟苟文

不足道其一二厚誣君子其能免諸惟是狀者狀其實

也非親承願指一話言一聲歎時在左右必不能蹟其



生前行誼歷歷指數足爲有徵之信然則狀外舅行實  
宜莫如某若矣某占籍順天壻王氏於外舅爲子姓兄  
弟子壻心儀蓋久繼復壻焉同官刑曹出入侍從率多  
稟承凡人書其所聞不若書其所見者爲信亦既見止  
敢弗書之祭統曰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又曰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謹附知而傳之之義以全  
嵩年等賢而勿伐之恭是爲狀謹按外舅家世明初自  
小興州徙坻居城陰世儒業成化間起家甲午舉於鄉  
令宿遷陞判嘉興府事累著善政外舅八世祖諱翱公

也翱生義民官聘聘生庠生柔柔生明汲以子好善貴  
贈青州推官好善萬戶辛丑成進士開封青州節推遷  
水部郎出守鳳陽政績所至輒效廟食齊梁淮右間崇  
祀鄉賢著寶祥閣文集行世是爲高祖曾祖諱地辰領  
天啟辛酉鄉薦有善行著於鄉而宗族之貧乏者贍之  
力不能嚮學者建義學教之自徙坻後至地辰公或策  
名用顯或潛德弗耀焯於有明世系可略紀者凡十  
一世祖諱乃餘國朝順治甲午登賢書樂道不仕奉母  
以孝聞貶贈中憲大夫父諱寓號臨萬增中憲大夫樂



爲善喜讀書閭里重之而治家甚嚴當時比之義門王氏昔浦城王澄慕鄭氏風倣其家法名與鄭竝故舉以况家法之善云配楊太恭人嫺內政克循大義教子孫無姑息依佐家法如禮罔有間缺臨萬公生外舅諱元士字近公號毅齋昆仲五人外舅爲臨萬公第四子與昆仲某某友愛寒燈塾課相攻錯怡怡秩秩爲稱其家子弟若荀賈氏然外舅生尤聰穎有異質齟齬時儼若成人言動不苟權論時事洞矚義理老師宿儒無以加諸及爲文勤於昕夕不爲詭遇弋取之術故亦雅誦於

有司坦然自處不復改柯易葉同硯校藝咸覘爲琅玕竹也臨萬公嘗誡曰予力疾攻苦肄舉子業追遺緒於先人冀其承乎厥志今已衰暮徒深於邑所望克繩祖武者庶幾在汝曾乎然汝曾素自樹立不趨時好古人草名書帶亦志夫世有讀書種子若帶之常垂耳苟能是是亦足已但學人志貴專勤願汝曾益共勉旃外舅肅受教學益力而文章日進壬辰秋由博士弟子員循例貢成均受知大司成徐公每試冠雒中士拔教習首選與教國子分程設課寒暑無稍假借丙申臨萬公捐



館舍外舅擗踊哀號水漿不入口友朋爲之勸乃食其  
喪也無敢過無敢不及一遵朱子禮時伯兄仲兄前  
相繼亡獨與叔兄季弟敦倫於家聚首同堂以安既翁  
具宜之常上侍楊太恭人得其歡心奉几杖問安視膳  
菽水爲歡太恭人顧而樂之服闋不忍赴補太恭人年  
雖高精神猶固時時語外舅曰汝名在教習以吾故阻  
汝功名路非子志且亦非汝父志力迫入都期滿例得  
授縣令需次旋里侍太恭人色笑如初甫一載太恭人  
溝疾不起外舅喪之慟一如喪臨萬公時禮亦惟稱以

庚子夏合塋先塋居家時忽忽有所失記所謂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蓋根於所性不期然而致然爾外舅學既  
乖於時尚行復謹於檢身故寧爲卷曲之材亦不爲物  
色所及嘗曰所投非所好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吾固  
弗工揣摩行自負耳於人乎何尤國家用人無方內顧  
吾足任使者何具孰爲游刃而有餘乎學問與事功非  
有兩術自治可以治人恒居討論今古自謂行之而效  
夫必有寔學而後可有實用祇尋章摘句呶唔佔畢之  
爲何關治理乃遂絕意科舉奮志功名凡山經水注形



勝方略刑名平反農穀會計出入研究井井要以周秦  
史漢文爲之根柢而貫通之以時務所宜學且十年胸  
中寔有所得乃可見之設施癸丑謁選得江南太平府  
同知駐蕪湖蕪湖江左劇邑也奸盜聚藪前任來莅此  
土者往往以緝盜不力鋤奸滋擾不數月輒呈議去外  
舅潔清自矢繼以勤慎甫下車即行禁約除猾吏去奸  
民嚴巡守捕盜務獲巨魁多方計取之以杜其竊發之  
源由是民風丕變編戶之氓胥獲安堵無恐蕪湖民居  
稠密多火弗知救每延燒千百戶外舅莅其地相度土

宜整飭備禦謂昔子罕遇宋災陳畚揭具綆缶脩水器  
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脩表火道宋利賴  
之魯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遂不與亦不復火然則  
有脩無患治貴預審其法耳蕪邑於是其災鮮間遇融  
風告災或烈甚躬率軍役力護之無燎原不可嚮邇之  
警身所親輒息居民奉以爲神由是蕪邑始知備火具  
火至悉如其法雖已去任多庇蔭蕪湖水陸四達渡船  
爭載江濶水湧沉溺無算乃力飭量舟大小計其人之



數舟容乃載數溢量懲民始不便既乃安之而涉長江者往來如履平地亡波濤險焉蕪湖既屬通衢商估百物輻輳便商便民碍難得當爲之經畫曲至期於兩便乃已衙署用物曩取辦商民乃名吏敕曰利已則損人爲民長上罔圖利民惟自利乎凡飲食器用官與民埒無爲賄敗也於是在官資用必價售售如其直殆於市司平價外又得官民兩便法以故士民感戴遂有謹防火災公平市價十謠流播傳聞最稱良吏甲寅春奉委押漕艘過淮殫心力弗辭瘁催趨如期上官深嘉之其勉惟懼隕越辜負

任同知才一年治行班班稱蕪湖最旋內遷歸里有琴鶴自隨之遺拜祭先塋以時脩葺向弟姪曰吾夙夜黽勉惟懼隕越辜負  
聖天子深恩詔羞父母今用稍自慰藉而二親亡矣不覺淚潛潛下家居日與諸弟姪聚處言孝言慈前此臨萬公垂貽家法更爲脩明肅如也乃叔兄既於壬子云逝而乙卯之夏季弟又亡自顧雁影孤單悲不自勝丙辰八月補授刑部雲南司員外郎恭遇  
世宗憲皇帝升祔覃恩例邀



寵錫感激之下愈勵精勤晨起赴司日昃而退案中沈  
寃久不決者經其審理即雪亦必原情按律至再至三  
詳鞫乃定時通州米務乃  
朝廷施惠兵民

天庾出納大計攸繫非廉而明者不克身膺厥任部堂  
遴選得外舅名稱善題

請往監督之是歲正月諸舅兄會來省具道家常外但  
以荷國厚恩恐精力衰致貽踈虞用茲凜凜至五月遂  
遵

旨告休某方幸同事有疑獄諮決之得以鮮過郭門言  
別不忍釋手及歸里咸嘖嘖稱道有幹濟才復清操介  
介茲歸也深合古人知足知止之誠云外舅閱京外兩  
任生平偉略未及盡展自丙申後丁內外艱需次旋里  
居家日久惟讀書企慕古人行事家人相對則課子勤  
學竝飭弟姪輩殷懃訓誨無倦怠持家勤儉爲家法遇  
人剛柔兼濟人有片長津津樂道弗絕口有過必規納  
諸正胸次洞然無城府待族黨以睦姻任卹一歲間施  
棺捨衣脩梁橋濟藥餌費嘗不貲外姑董宜人于歸奉



事舅姑唯謹戊申棄世每念中饋乏助亦不復置媵告  
休後林下蕭然謂昔東山笑傲余不敢自况聊用遣興  
能無覽勝而娛情乎城東北隅營小圃焉諸子姪時於  
淑景芳菲鳥聲上下追陪杖履遂以永年某辱爲館甥  
前後觀外舅在官洎退居時事所謂事親事君脩身三  
者庶或近之夫固由宗祖留貽家法然非一生砥行克  
俾永永勿替能無憾焉外舅可謂完行矣某不文其敢  
有善弗知知又弗傳夫何解不明不仁之義乎謹据所  
見列狀如是敢有告於大人先生惟備採擇焉

毅齋王公暨董宜人合葬墓誌銘

奉政之孤嵩年等手刑部郎趙君爲外舅毅齋王公狀  
環跽稽顙前曰孤父卒今卜地吉竝舉母董宜人匱合  
葬焉墓上石未有以銘之敢請某惟一官一邑守土者  
責古人一二事利其邦之民事傳而人傳按狀前明到  
今科名代連治蹟紀美德厚累彰以迄奉政尤共見聞  
民世攸賴家地融和節一二端允宜載石其自小興州  
遷坻顯於前代者翔實舉鄉爲六世孫好善進士由水  
部郎莅守鳳陽廟食其地祀留鄉賢辛酉鄉薦宗族義



恤北辰稱賢系十一世其在

國初乃餘獲雋奉母惟孝迨寓再世胥

贈中憲大夫善益留貽奉政振緒磊落竒偉高世振俗  
家守遺法仕以標行厥聲遙駿厥績丕昭趙君狀弗誣  
哉奉政初仕同知太平府也年已五十有九故常不得  
志於有司年益進學益充狀所云絕意科舉奮志功名  
凡山經水注形勝方略刑名平反農穀會計出入研究  
井井者故其治著蕪湖鋤奸除惡首清盜源民繇安堵  
災遇融風則預飭火器溺及渡船則量定人數以至通

商估之利便絕供應之侵婪財一歲中謳謠芳播果其  
講於治也素矣旋以刑曹晉秩讞鞫持平活人而求生  
之路得情於難雪之冤能官名顯通倉往監又趙君所  
共事而折服者故列狀云嗚呼守官不失職可謂賢矣  
矧其家居篤倫既翕具宜上事二人生前盡養沒則慎  
終抑又厚及宗親嚴於塾課物外蕭然優游以生死又  
非所謂令德令共者歟奉政前既邀  
綸錫以其身五品加二級封  
馳贈厥祖考妣而其身又以刑部員外郎恭遇



世宗憲皇帝升祔覃恩

誥授奉政大夫元配董氏

誥贈宜人董宜人歸奉政遇事舅姑以敬性溫柔淑懿  
綜內政無缺奉政諱元士博士弟子員貢成均入仕生  
於康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子時卒於乾隆六年八月  
二十一日卯時宜人生於康熙 年 月 日

時卒於雍正六年 月

日 時乾隆年月日合葬

於某鄉某原男七嵩年候選州同知彭年候選州同知  
堯年栢年卜年有年喬年女七孫男三孫女二茲於其

葬書付諸孤鐫石而瘞之銘曰

維坻始遷世德耀前奉政震震官聲曰賢維丕績顯維  
懋學堅德以紹德後裔永傳載石鮮譽爍哉岡阡



瘞鴿銘

銘銘之於旗識其不可別者後人文於墓概曰銘而著之鼎彝亦曰銘大約人有功德於世則銘而一言又以爲重耳文人情思愈衍愈廣琴書墨硯諸器亦銘之此或寓意而不在銘其器矣若茲所銘更非其倫然亦各有意存焉余最少子畜白鴿一色純性馴方數月啄飲恒適飛宿恒適奄忽一朝竟成物化乃挈而瘞五桂樹之下深三尺余感夫貪饜之子見可食之物未有不朶頤數動者也若其既死則委棄塗中耳獨茲鴿之瘞之



固不忍其生而食之復不忍其死而棄之夫不忍之心  
仁心也正孩提之心天良也仁於一物豈得於物物而  
不願一動其天良者乎抑猶少成之性固宜養正於始  
初者乎鵠不宜銘而瘞鵠其事足銘遂銘曰  
羽則信有族兮故不以充人之腹生不脫少年之手兮  
死孰掘桂樹旁壤而托足惻然仁端之偏見兮天之生  
物是使獨

虞牧

乞賻喪小引

痛吾壻雲叔之捐館舍也一官棄世數口遺孤典盡朝衫  
生前莫供炊爨計難家食歿後無復留貽衾冒不周附  
身之棺儉已几筵虛設行潦之藻缺如逝者如斯况也  
永歎煢煢孤苦何以告之嗚嗚啼號躬自悼矣昏姻蓋  
寡問費已合於經賻助良難竭忠嘗聞諸禮惟是君子  
周急即溥利之仁人友道通財實扶危之義士倘有春  
糧可宿足療調飢如邀一飯為恩奚同半菽屆天長學  
博弟光曾任天長教諭  
離任當有數月之滯千里引匱而還則寒族孤哀一門叩



培以謝謹啓

泗州司訓賻喪小引

恭惟巨翁李老尊師赴官而歲捐館一朝家本窶艱學  
由儒素生養死葬堪增廢禮之傷臨喪脫驂母嫌舊館  
爲重矧茲妻寡迢迢千里路難行更歎兒無寂寂一棺  
誰得引觸目皆心傷是切同人必義舉爲安夫周急於  
生前允稱君子豈助紼於歿後歟少仁人雖帳設未久  
鐸聿弗長不及生友朋荷幃幪之感而州既地鯨邑復  
土厚能無動隣里申賻賻之情幸毋謂力不從心惟所  
望義以起禮銖有積寸有累何妨少聚爲多權知重度



知長即是慨當以慷儻得賴藉諸君勸相一德靈歸寧  
國不迷魂鬼於他鄉家返宛陵無羈旅踪於異域豈非  
存歿共感休戚相關力重於邺山仁深於河海者乎此  
啓

十七日雪中觀燈小引

蓋惟國昌祚永年豐人和天休至而海域同寶尸新而  
物華聚當歲周之始吉極民志之惟熙鏜鼓鏡金喧闐  
聞之道路游龍走馬炤耀徹於街衢仍函蜡之風乃云  
善俗廣鼓桴之意用是誠民幸值昌期樂歌盛事曾等  
椒花恣飲燈月閑觀友不在多趨陪數子時奚必永瞬  
息千年竚立溪頭遙瞻星落閑行巷口近矚膏餘一壘  
清穹屋瓦飛光積素千層翻浪花枝落炤流華不禁金  
吾豈爲擲潘而躅躅何來舟子或同訪戴以裴回磊落



襟期偏多餘韻尋常楮墨盡入化工風月興思竟駭鸞  
而上漢笙簧協律佇鳴鳳於高岡絕唱郢中共識曲高  
彌寡和載歌春興那堪情竭為知音惟一二樂羣乏織  
毫異尚遂濫竽如野叟用握管以發端云爾

虬軒小記

小子曾未逮宗伯在

告時觴酒歌風燕游休息斯軒也家法素嚴髫髻時却  
趨唯恐失足但遙望軒中賓從無晷刻停耳繼乃從師  
習業得少徘徊樹石間府君進士後暇即讀書為後生  
輩講論時藝會課考校常在軒中然每高鑰非其儕列  
弗令輕蹈也曾任庚寅堦太原閱十二歲始歸府君析  
授曾室且命之曰汝於軒為宜宗伯寒碧齋名天下斯  
軒後築蓋樹林陰翳倦而思歸故名軒曰虬虬者憩也



爲空間三架六前後窓牖洞豁左塌一曩倚東廊西則  
爲長廊道由西入迤邐至寒碧蓋迴繞軒也近乃長廊  
已失前度因移塌西廊而東廊徑入寒碧矣庭中廣徑  
五丈有奇橫度二五六尺樹則梧桐六雷仆其二風  
扶其一今猶交蔭軒日雨滴成韻黃楊三一經枯萎松  
檜高下九桂七八雜花卉十數舊大杏一果實甘美

國初甲士圈居遺棟成蔭北方種也少時嘗採擷食之  
最後栽小梅遶山者凡十桐蔭下大石獅墩六墩重三  
十鈞今多剝蝕蓋雷雨風日致然云自舊道署移置也

假山巖兀上爲平臺每徹筵散步休坐松林塊石或更  
歡呼舉解時進茗茗又乘涼風映明月薄雲霞翹足瞻  
眺東城帶圍足以暢懷抱拓襟胸也庭西環作小石坡  
二松及二黃楊聳然高出籠罩掩映坡稍北別作小山  
牡丹數本開時竚軒相對麗甚曾既授斯軒往往徐步  
追思常以歲時侍府君暨琅琊妣嬉笑軒中一家聚首  
此數年來唯是樹木之楂朽者凋折者弗順遂者時芟  
夷之栽培之山石之傾圯者突圻者時扶整之又崩葉  
而增礫之堦除之昔猶缺略今益脫損者時補葺之修



之平之加闢廣之而盤曲之通達之蓋歲歲未嘗不加  
意及之府君嘗曰曾喟曰吾竊訝人好飾外而不務飭  
其內也其時蓋軒瓦破碎又平鋪架椽積久漸朽非大  
有造則雨深四下幾無可居其身府君言蓋指此茲歲  
夏爲佩祥完室更闢軒左小堂三間舊懸歸愚額其基  
也因得及時更軒之屋瓦而破者一全足避風雨簷前  
恢地尺許殊較寬邃今雖門徑非昔想見宗伯觴詠時  
事不猶宛在目耶諺云物莫能久存顧斯軒也敢料貽  
留於後復幾年月而曾亦體就衰且病君子澤及五世

爲孫若曾梟者慎守旃也夫雍正壬子夏六月曾謹記



半舫小記

歐陽文忠畫舫齋記云舫者宴嬉之舟也其記畫舫齋  
度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  
中今曾也云乎宴嬉殊實不足廣同而深得半焉凡入  
予室者半在舟中焉東倚幽巷不可通戶西偏稍漏線  
天窓可下上洞開豁然前後俱門牖可引入客面則中  
庭足可容膝仰而瞻之大樹穠蔭若維舟然當大雨時  
行酌焉注焉或移時或竟日又或至積時日不涸從右  
間道北而南沿環流底下有渟有衍其折磬然其曲鉤



然殆得乎舟之半焉且也一歲之中冬寒夏暑僅宜秋  
春蓋得半焉一時之中風翻雪舞禽語虫啾不必周屋  
要得其半焉一日之中星搖月幌日轉雲回不必滿院  
又約得其半焉由是思人生居世功名富貴以及飲食  
居處苟得半焉是亦可以止矣雖然半猶難言之况且  
欲思過半耶勇如褚先生書法爲里中最適臨摹於此  
乘興揮寫遂顏之至於古人題其屋壁屬辭命意斷斷  
乎必效古人所爲曾半生落魄倦遊乃歸與舟相泊暫  
嬉半舫之中庶幾息息宴如適際非文忠文章行詣非  
文忠而居則安敢效文忠爲惟是適舫也舫之適半也  
半之竊志山水中久苦不能結茅茨就焉故願以舫然  
者長坐卧其際蓋如對山水以居也嗟夫畫舫舫也曰  
齋此齋也曰舫夫亦見夫人之志也夫



然得乎升之半為且也一歲之中必定且其僅宜然  
春盡行半為一時之中必翻雪舞為語或不必周歷  
要得其半為一日之中必得月日時空回不必滿院  
居處自得半為心志可以止矣雖然半猶難言之况且  
儻其儻也曰誰夫亦且夫入心志也夫其道臨及於此  
終以半相其新蓋以博山水以試也夫盡無誰也曰  
半之儻也山水中必苦不惟儻然矣儻其姑願以誰然  
夫也而司其新也夫也也為對其儻也誰也誰也誰也

晚香玉稿本小記

草之於花也率以一歲為其一度春秋各隨所本大抵  
花既開放其歲事為已畢幹葉成稿草往往鋤去獨斯  
草也在庚申夏童子移植生理未全數經風日蕊皆半  
開凋謝後色較滋枝較勁若未開花者然人亦未忍棄  
去因得久於牆下余憫其移植類余也生理未全類余  
也經風日類余也蕊僅開半又類余也苟延天地滋且  
勁焉又類余也而過之者人未忍輒棄實又大類余也  
類余耶余類耶嗚呼識之



太極賦

繫百物之森森靡不根於所始彼無物而不然疇爲窺  
其奧旨淆然列於地天言遠亦以言邇惟下察而上明  
乃中參而並美窮久則通泰生於否發元初爲有初融  
萬理於一理固數家不能窮其數寧非指得以喻其指  
夫是之謂無極而極極大曰太涵三爲一合內與外剖  
渾淪而析分約紛綸而歸會非於畫乎有易孰是圖之  
所繪竒者陽之數也與陰均生乎老少偶者陰之數也  
與陽合用夫九六規以貞爲輪矩以方爲輻龍蛇蟄而



象伸尺蠖屈而氣伏風霆形而來者逝雲雨施而化者  
育周流識其廣大咸恒遂其淹速草呈乎著之筮疇見  
乎龜之卜圖說至宋儒而加詳太乙在禮運而載牘其  
官於天也日月星辰懸其象高極而明經緯纏次歸其  
度縮極而盈分至而晝夜長短寒暑而煦嫗生成朝曙  
何朗暮色何清雲霞若片河漢若橫好雨如膏殷雷如  
鳴迴雪似舞翻風似迎電掣乍閃虹流乍驚瑞靄時覆  
淑氣時呈冒無窮於昭昭彙無體於生生皆極所為立  
天之道陰陽所以不爭其殺於地也山川麗其形動植

蕃其類參商分其野封疆徑其術燥濕別其宜黍稷同  
其藝言語嗜欲之遐方東西朔南之咸暨厥賦厥篚厥  
貢航海而梯山維揚維青維荆達河而浮泗恒衡嵩華  
計千里而近遙赤黃白黑辨九土而載記風從乎同略  
紀夫異綜化化於無端資物物於不二皆極所為立地  
之道剛柔於焉合德若夫存乎其人也絀縕化醇醞釀  
道腴隘焉而謚扃鑰闢焉而啓戶樞發思慮於機括融  
感寂於須臾克聖罔狂大智若愚飲食而失焉則賤尺  
寸為微乎之軀辨人之異於禽惡紫之奪於朱綱則三



常則五禮緣情而範模維則四法則九義繇正而植扶  
眇千年之一息超十等於萬夫天錫成乎智勇聞風振  
夫頑懦卓彼賢希而聖希峩然服儒而行儒道學沿流  
乎濂洛敷施熙績於唐虞明良而彌切祇懼廢颺而惟  
願都俞經綸兮國是黼黻兮廟謨皆極所爲立人之道  
仁義由之共喻凡夫兩儀之生氣感成形得一以清得  
一以寧脈絡緯其緯領要經其經微乎其臭無臭可馨  
窅乎其聲無聲可聽言其備彌六合而莫禦語其神澄  
一心而有靈謂有爲有而不括於有如渭之辨於涇謂  
無爲無而不空所有如藍之出乎青或無差於千里顧  
不遠於逕庭維我

皇上因利順常致用於轉圜立體於周方別黑白辨驪  
黃慎緇素析豪芒罔舛竒異不紀嘉祥圓通有覺靈慧  
元方德醇治道心含化光經史枕藉仁義膏梁發撫元  
妙嘉言孔彰蓋無精而弗按取尚何義而弗闡揚肱惟  
一之橐鑰泄吹萬之鍵藏深觀玩於周孔探卦畫於羲  
皇曰建極曰錫極摠一太極之流長曰會極曰歸極原  
本無極而取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如臣至愚荒蕪淺



陋肄業及之斯焉是究強施索鉤莫或眈脰恭聆  
聖謨惟學時懋廣引博徵庶幾寡謬粗野陳詞頌言以  
奏其言曰

皇穆穆兮嘉謨嘉猷

聖乾乾兮不競不絀體元純兮逸日休學古獲兮來厥  
脩本一爲萬兮決水而流統有於無兮貫射之侯月將  
而日就兮惟萬世無疆之休

春蘭出谷賦

繫維蘭之親人恒與善以交馥時當晝景生氣俱芳暖  
起朝嵐浮光竝淑秀覽發於瑤堦枝稱榮於名族方郁  
郁兮潛抽遂亭亭兮早毓應候而茁既播地而成畦待  
時而滋庶達萌而自谷於茲春也百卉嫗育色取諸桑  
衣薦夫鞠問柳尋花林塘野菽秀草迎人幽姿在目涉  
溱洧兮秉簡遊上巳兮摘蘭艷騷人之儷曲詩謝氏之  
庭闈言可盟心易繫同人之臭容方垂帶詩謔童子之  
苑國士名香敷詞若擷佳人熏麝對鏡還看斯則所投



殊遇未可齊觀爾其賦質於瀟湘之澤托根於澧沅之  
灘夜氣所息朝霞是餐始覺微微乍穿土於風鼓纔聞  
漠漠俄抽芽於露寒處地則偏摠荷融和之披拂舒葩  
自淡或同蕭艾之間寬妍冷如梅恍心中其鬱結韻幽  
比竹通煙外以盤桓維相孚於同志許憑眺於巒岿時維  
秀聳孤標薰生滿室綺葉成文丹心是質聊同離芷結  
芳不與衆草爭密詎秋期而始佩非王者之所逸將有  
事於採華故無庸於掇實笑笑類岸花之臨生生亦向  
者之出故其孤根自植國香絕倫或徵諸夢或形諸搽

都寓情於閑雅或以名亭或以志邑咸登世於熙淳有  
茁者芽偏宜九畹彼幽者谷屬在三春信遺世而獨立  
用默守夫任真稟茲逸品具足清神爰爲之歌曰華乘  
春兮發鮮新塞汀洲兮對芳辰韻悠揚兮石粼粼喬木  
在蔭兮細草成茵仙之圃兮非隱淪生中谷出谷中兮  
漑雨露之陶甄離澤之畔兮維國之珍







王母天厨亦同庖代越三百六旬而迄今在一十二月  
而無待此歡悅之遭逢暱近而不猥者也若當秋期未  
即占相豐嗇迺持而扶迺輔而翊春遲遲其景暮夏皜  
皜其炎逼晝容與今日融融昏寂寞兮蟲唧唧褰裳以  
涉濟渡皇皇有鳥于飛橋梁翼翼睨河漢之西東尚裴  
裊而南北宿離暫隔於尺尋躔度難消夫一刻幾何不  
似近而偏遙又將通而尚塞此妃耦之嘉賓求友而如  
不我克也繼乃將迎將送乍合作離中懷抒寫餘想旖  
旎繽紛醲郁歎好逑迤既來百兩之御恍泣肅雍之姬

友琴瑟之和樂乏臭味之差池叩須自昔宴爾乘時亡  
何天門漸扃星戶搖樞愁晷輒之倏忽傷漏滴之推移  
冀流連於一息庸躑躅於兩歧謂非芳華難再逝不可  
追也哉當斯際也會斯辰也遊閑公子窈窕佳人撫茲  
美景瞻望逡巡貫針巧巧曝腹傲隣百子池邊相羈連  
愛長生殿裏私語無人羨星河之耿耿輒注眸而怡神  
物候偕斗杓交應人間與天上齊倫寧不亦身歷斗牛  
之次而一識夫會於漢東之有真



七夕賦

維雙星之靈匹會七夕而有徵始迢迢於河畔持脉脉  
之微情歷宵光之隱現極碧落之澄清忻一時之良遇  
實上界之罕曾爾其徘徊雲影耿耿秋期嗟瞻望之靡  
及豁爽氣之來思天上虛無種白榆之歷歷人間彷彿  
傷春日之遲遲金風初拂玉露新滋有客泛海浮槎逶  
迤牛看飲渚石贈支機桂陽仙人之速駕成都處士之  
答辭跂織織之織女會牽牛而宿離爰乃皎皎銀潢輝  
輝蟾魄清都良夜自今猶昔迴金梭裁玉尺橋漢津填鵲



翼百兩恍其迓迎七襄盛其服御流霞合卺之歡輕雲  
納采之助團圓覩影麗月姊之新粧寤寐諧求隨巫娥  
之暮雨一日之見已概三秋予美之懷無嗟誰與當斯  
夕也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蟬作鬢兮濕影紉爲扇兮納  
涼天孫錦兮衾爛雲母屏兮幔張步珊珊兮瑤珮衣楚  
楚兮霓裳音嘈嘈兮廣樂風飄飄兮天香於是集雙飛  
之鳥使燃九華之燈光王子吹笙鶴聲聞嶺麻姑獻酒  
麟脯行觴紛綸良辰之景難悉數以比方若夫嘉耦曰  
妃嚶鳴求友風始關睢卦先六九右轉左旋南箕北斗

牛女雙星孰云非偶在今夕而渡河殆莫先而莫後亦  
有枝成連理鳥名比翼金母木公兩山嶷特疇爲良媒  
以輔以翊然乃蛛絲千盤針縷五色析薪匪斧濟川匪  
楫會合自爾成真經紀於焉不忒孰掌其故孰司其職  
豁天門兮洞開會逍遙兮自得漢濱洛川之神蓋可望  
而莫即



七夕賦

雲翹作舞清商度律溽暑云徂夜涼月出緬惟武帝誕  
生之節唐皇私語之期聆步虛之聲行御兩儀之殿徹  
于闐之樂還臨百子之池寶玉隊囊得五物而懷獻仙  
艤浮海經數月而長馳徘徊舜山述職詩留北壁脩除  
宮掖迎仙錦製雲帷富貴不我棄壽考與我蘄爾其故  
事循沿延佇良久果蔬雜以盈几瑠璃傾以醲酒清音  
奏兮簫鼓陳仙子降兮琴瑟友於是阮咸兄子大布之  
禪堪標郝隆鄰人腹中之書若剖赤龍朱雀鑄冶繇是



誠求綉幄駟車子儀果邀單厚飛空鳧鳥恍迎緱嶺雲  
踪浮水嬰兒戲作摩睺仙偶暗室則天樞忽闢繚赫奕  
之暉光孤山則池魚感時樂從容於岡阜蜘蛛結網賭  
稀密於續續之絲綵縷穿針較羸紉於織織之手若乃  
漢迢迢而滉樣河漫漫而當天左右倚徙南北斜連耿  
耿星軺之迥縈縈宿海之偏架橋梁以矗立馭烏鵲以  
來填織金梭而素紉長曳剪雲羅而綉幕遙看斯則肅  
肅露行像羅耀之在歲周而來會年年天合儼嫦娥之  
待月聖以還圓傳佳節之盛事譜異說於群編歌曰紛  
假緣維嘉會於令辰兮不我後而我先

瑞靄兮黃氣集瑤臺兮飛仙聖牛渚兮得路問君平兮



夢遊聚奎堂賦

時惟甲辰三月季春寒松釋子坎壈一身久就食於淮  
海遂棲宅於析津文肆而未醇行絕而無倫志屈而不  
伸迷惑溺沒潛隱沉淪將不知爲誰何之人終茫茫以  
泯泯夜夢步賓興之鄉登聚奎之堂辰集於房追琢其  
章主司在上分校列旁兀兀累日唯唯相將評低昂權  
短長每手揮而目送乍意得而言忘見寒松子來前正  
色儼然揮之曰汝行何道吾已閱人萬千汝豈欲效僨  
軍者殿而獨不聞夫執螯弧者先殼率引滿飛羽長翮搖



旗建鼓若魚麗而鉤連汝披鍬副矚乎後焉還飛槍而  
踰枋詎駕漢以騰天歸與歸與舍旃舍旃時則寒松其  
如有容江湖若注星斗爲衝十年劍氣姑斂其鋒俯首  
受教陋兮厥貌垂紳襜如自反不較孰中少而中多爰  
是則而是倣縱觀合轍之車機石之礮覺耿介之因緣  
者獨拙而矜繳之弋獲者盡巧憮然良久吾何默守獨  
往孤行支左訕右非乘時之不偶翳皇皇之道否曷不  
吹竽與擊缶終當應心於得手茲且木德王矣其音則  
角五聲居中半清半濁勾出萌達孰彫而琢萬籟同聲

恍聞象節於焉八風宣暢四氣調和荐登朝廟黼黻山  
河聖主賢臣受福不那盪金波引素娥頌清平之樂進  
年豐之歌安在淮水興思鳴翺翺之鳳靈臺紀咏奏逢  
逢之鼉既而退立階下有笑於列者謂汝守貞亦托於  
假毀方合瓦姑妄聊且吾知汝言實惟心寫語未及終  
俄聞廣廈叱咤啞莫不口噤而唇哆



擬謝表一道

乾隆元年蠲免直省正供雜項通賦特開鄉會恩科廣額

聖治維新萬國咸乂澤費火之象

皇衷獨運四民同雨潤風動之休曲盡鼓舞之神歌風  
登乎解阜重振奮揚之氣雅化蔚為甄陶普惠黎元務  
蠲除之悉遍廣蒐賢俊覘會合之殊遭戶盡良民國多  
秀士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民乃邦之本  
一絲一粟均繫脂膏賢爲國而求四教四術無非順造  
體仁爲善之長民欲則豈難從嘉會得禮之亨才生當  
不世出耕先而讀猶後矣出則負耒入則橫經士首而



農即次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男爲耕女爲織維朝夕  
之是營術有序黨有庠必誦絃之勿輟凡以崇本茂質  
富庶而俗漸興仁亦惟推賢任能彙從而占稱叶吉漢  
下春和之詔多出蠲租唐設制舉之科特優異等或一  
年全減或天下蠲半酌損益而因時或定爲三科或加  
設六科御英雄而入彀以至布縷粟米力役爰定用一  
緩二之征文學孝廉明經尚期拔十得五之遇積年可  
寬之稅動盈數十萬餘別頭覆取之才多至千百計數  
薄賦則本之歲杪制國用量入爲出者三餘九餘搜遺

則從夫進士及諸科奏名並賜者五舉十舉屢無夫布  
俯仰皆寬郊有干旄風雲動色蓋自經野定制而後代  
多寬政之條發策衡才以來時有破格之例什一始從  
夏后猶滋議於取盈登科竟失劉蕡乃群嗟其下第未  
有春引流波浩蕩念民依更恤民艱典存置網恢宏體  
士心尤伸士氣如今日者

陛下治臻咸五道脩參三本大德爲好生聲匝衢歌巷  
舞逾常格於額外情同鳳集梧生敷政寧人祇期於靜  
謐圖安思治方切於明良足使安業并疆自有閭閻之



樂置身雲漢咸依日月之光猶念更始之期不無聖恩  
而幸澤方新之政宜在並蓄而兼收何以俾營半畝之  
資者無苛斂重徵之累翔千仞之上者鮮曲高和寡之  
悲其有積少成多者裁其多并不留其少扶前蹟後者  
推其後抑遂引其前滄海一梯奚忍盡入太倉之粟荆  
玉再獻庶不長為夜光之投脉已動於土膏輸新無嫌  
革舊才適開乎文連舉網終可得魚至若小人有近圖  
原可聽其計錙銖之利片長亦足錄尤難令其同砂礫  
之遺數雖竒零留之足備春糧一宿品非特異儲之亦  
資喬木千尋無曠土即無游民其實使之可封於比屋  
來駭骨必來善馬其務使之邀賞而空群凡茲正供雜  
稅並除

皇仁疊沛開科廣額并設

天語隆施行見三祝稱多春光彩煥五雲呈瑞旭日輝  
生耳不警胥吏一呼夜無吠犬目不迷文章五色籠有  
藥苓允矣皞皞休風人盡飲和食福洵哉藹藹吉士時  
慶釋褐彈冠臣等志切痼瘵學慚教育繭絲匪重庶遵  
尹鐸之規冰鑑宜懸惟企歐陽之識居官奚術非龔遂



而待以三公枝藝難工豈齊賢而盡登一榜擬鄭俠之  
繪圖農桑遍野慕王曾之魁榜將相榮名從茲下既盈  
餘上自益充裕官非濫設野必無遺賢伏願勤求民瘼  
廣闢藝林惟修惟和惟敘惟歌休戚戒董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泮壁謳思宅爾宅田爾田地人咸賴德懋官功  
懋賞百職交欽誠見五日一雨十日一風不必解衣推  
食如覩陽春之有脚百里一賢千里一聖恒於論秀書  
升同遊大化之無爲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以聞

擬謝表一道

乾隆元年廣額開科及  
迴避卷另試並重後場

聖化方新用闢門之加廣

皇衷獨運爰蒞榜之頻開志同而上下文共振奮揚之  
氣心純則賢才輔尤盡鼓舞之神作人之雅化常流造  
士之多方備至儒林動色苑圃騰懽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天章麗奎壁之宿星斗懸輝物華萃  
靈秀之姿譽髦無斁虞帝徽五典廣置汝爲汝翼之司  
殷宗君萬邦惟效作楫作梅之用周家稱盛畢榮聖散  
同升漢代尊儒文學孝廉並舉崇文設館肇發解於明



經金殿臨軒迺登名於進士博求俊乂興國扶十得五  
於闈中藝業搜揚咸平解十之四於諸路諸科宜收者  
增置若兩科三科七科十科人士多至千餘屢舉不第  
者奏名凡五舉六舉七舉九舉文才特優並賜他如熙  
寧之與鎖廳同試景祐之令運使差官或間歲一開或  
別放五路要使小者爲榷榘大者爲棟梁抱藝者不失  
搜羅躒進者難施僞濫爰絕請托之私乃定糊名之制  
更防剽襲之弊爲重挾書之條淹洽首崇必科業讀律  
之加試僥倖宜抑亦記遺緝古之較詳然以師旦惡其

浮華王張被放行儉謂之浮躒盧駱見遺或者世祿之  
門庸未崇夫素業勢家所取恐致塞乎孤貧搃欲臺閣  
之儀果宜於公卿子弟庶幾衡鏡之美允稱爲闕閱門  
資從未聞寬裕儲才象梯航而呈珍貝網羅竒士擬搜  
掘而盡珊瑚如今日者

陛下德居辰極政握樞機孝通明察萃萬國之歡心撰  
合陰陽貫兩儀之微旨泰運方亨賢良思奮升階叶吉  
俊彥咸登推玉筍之班引入西園東壁採烏衣之譽還  
來鳳翽梧岡足使仰雲漢之章者儼若置身雲路際天



風之妬者翩然翔步天衢猶謂有治法必有治人左右  
者公孤卿尹使在朝毋使在野登崇者身言藝能三有  
宅心三有俊心宜引置於庶常吉士百里一賢千里一  
聖爰重賴乎誕甫生申欲技藝於彀中庶寬途於額外  
一有二人猶舉夫八元猶舉夫八愷周官三百六十  
實倍於有夏實倍於有商數先溢於禮闈符乾元之大  
生而資始典遞隆於省試似圖衍之有合而相連更於  
辰己之年勤於取士  
恩加鄉會之試渴於求賢狀卉木之勾萌遇舒榮煦氣



寒松樵子雜著目錄

卷八

上趙中堂

泰安相公啓

存稿

代六叔父上桐城相公書稿

上蔚州李夫子

上江右學使沈夫子



上趙中堂

昔周公爲賢相其所以爲賢者道惟在於吐哺握髮之  
勤勤而已夫文武繼治王佐畢召榮散群興在位而周  
公以一身之勞贍數世之業其時之人材豈尚有不聚  
而升之朝者哉而周公勤於接下日不暇逸若此蓋周  
以文治制禮作樂諸鉅典唯公以多材多藝及身任之  
既以身任而禮樂明備究非一身所能獨爲之裕如也  
故雖芻蕘一得不憚吐握若此其勤當時誦之後世稱  
焉夫豈徒誦之於前而稱之於後抑且俎豆於學中世



爲儒者師越在東漢猶極文廟之尊隆然則周公相業不可知其所由然哉若春秋時晉卿文子晉人謂之知人者也舉於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抑何其多耶齊晏平仲所舉越石父又一御車士耳而以馬遷之才愈動執鞭之慕此二公者其行詣品望豈必如周公其文章經濟豈必如周公位爲列國名卿尊富顯榮豈必如周公乃其好士深衷迫不容己務爲周公之所爲然則周公相業不獨以襄治於一時寔以垂萬世之居相位者標準焉方一沐而三握方一啜而三吐其節愈折其道

彌崇厥後援引風替遂有自薦者世傳郭隗毛遂其尤著已昌黎文起八代當其未遇每据吐握爲言未嘗不三復周公之所爲望諸當世名相又其道枉而辭直勢屈而志伸者也今我

皇上朝夕圖治左右惟人文教誕敷化光無外天下懷瑾握瑜士罔不冀夫簡金於沙而度木於山矣大人實膺三台重望晉階禮部總理國子監事迺登相位甫三月所保薦士凡三奏悉得聲聞素著名稱藉藉者而於雍中課士尤諄諄然甄陶樂育我朝百年來罕覩其盛



豈不亦元公之勤施復際於斯也哉獨是天地之生材  
無盡國家之旁招正般人各有能不能知或有遇不遇  
交更有深不深數又有幸不幸此匪獨在上者責抑固  
有天馬下之遭逢不易上之會合良難豈其人之爲之  
乎然不宜任之於天尤必欲盡夫在人是即周公之所  
以勤勤於繼日待旦也今或設以曾名達於大人之前  
始必訝之繼且疑之終遂已之何者曾之所能自晦所  
遇常踈交涉於世者淡而數稟於命者竒猥以草野單  
寒誠無足塵大人之聳聽敢踐郭毛昌黎之轍莫邀文

子平仲之憐耶抑曾於此猶不能嘿嘿者蓋樞機管鑰  
茅茹彙征寄耳目於人博摭採於衆不若自接於下寬  
予其途俾人人得進於前抒陳所蘊則獨賞之鑒可以  
隨材而器之者必多况乎曾也忝系宗伯孫夙稟家學  
既獲容拜手於大人前亦嘗蒙稍稍許之爲可矣曾即  
殊遜能於人茲則知不已遇乎曾即未敢深其交茲則  
數不已幸乎洵欲知之不尤易易乎抑正有難焉者人  
惟自苦必自知之知而不以告於人必不共曉之譬有  
病瘖者日用飲食未嘗不同民質之傳衣冠笑貌未嘗



不與揖讓之列其中心獨苦之况有問之或蹙額或低  
首已耳不問之而孰曉耶且即問之而隱微抱痛急切  
懷中聲不出口安在一二爲若告耶人之自苦者何以  
異是戴記王制瘖聵之疾等於窮民百工各食之以其  
器誠惜之甚誠哀之甚如曾者乃正所謂獨苦而莫告  
者竟不識奚以獲生全於盛世也曾甫弱冠即厲志於  
學肄業雍中十餘歲教習八旗三匝期與邀鄉薦兀兀  
闡中前後一十有二凡學校考試十居第一五居第二  
三居第三五居第四角材薈藝差有微名因益自固恪

守先人家法素嚴砥礪雅常以求人爲深足媿恥蕭寥  
涔寂既三十年矣惟貧不自存計難苟活內無饘粥之  
常外鮮周急之遺亡者未謀藏身之土存者時切啼饑  
之聲寄食依人晝思夜坐處困已極出身無階古人爲  
貧而仕道屬居卑曾則以祿代耕心期自効如甲第一  
途文故不中繩墨中書國學具有人在所待於仕版者  
惟縣令一官需次尚二十年教職則明通候缺者尚多  
而挑選外用尚未有例下至鹽場大使邇係科甲充選  
尚未請發人員又各省郡特設書院生徒彙集墩學足



以相長儲才造士唐宋之遺規具在而又茂由廁身其  
間或仿秀峰書院之例庶幾其蒙徵放乎然而事難數  
見也曾自念餘年隨材器使儘堪驅策方之篋庫擬於  
越石豈乏微長第不得路而前進之耳此則曾之素不  
以告人而不能嘿嘿隱忍於無言者且幸遇大人可以  
言而不言大懼失音者之共在光天化日中獨飲一人  
向隅泣大人縱有提挈深情豈得加於瘖啞之一匹夫  
耶方今泮壁之風誰復如大人之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士綸扉之地孰盡如大人之公於爲國而切於掄材寧  
獨齊晉名卿不足比數正使昌黎大儒夫復何言元公  
盛名定居畢召榮散之上辟靡首善實總東膠虞庠之  
先必能使僵者立而仆者起枯者植而竭者滋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不審大人何以寬格外之條厯局中之慮  
又何以設萬難之策同一視之仁曾也耿介夙成詎取  
譏於素食用行有願待附顯於青雲謹復忻忭具情悚  
惕以稟無任翹首竢命之至



泰安相公啓

存藁

恭惟綸扉重地實典黜陟之司泮壁園橋並仰師儒之表道消道長扶茅闢造化攸隆官賢官能論秀慙遭逢甚盛英才樂育匪元公專美於周典禮講求豈叔孫獨超乎漢登元龍門而躍浪共羨李膺感司馬公之執鞭所欣越石惟是名高黃闥難優踈賤之白衣雖有志勵清脩莫識幽貞之素履每至聖公門而躑躅或遂終泌水以棲遲曾也才思匪富於蜀都聲價詎高於洛下秉乖時之資性值屯命而沉淪祖德雖湮幸未踰乎五世



家聲莫紹慚弗荷乎三傳五術跡疏於五交全非執賄  
九品情同於九陌絕少因依適丁運泰之辰自傷卑賤  
伏俟資深之候終嘆窶貧珊瑚之網宏開羨彼魚罟之  
咏薦剡之章數上奚偕刀貝之陳既弗克上承祖詒精  
營弓冶復無由逮養親志叨竊粟金夫是以類鴻雁之  
哀磬唯嗟失所同菲葑之下體豈曰無遺效沈麟千篋  
細鈔書艱於傭賃讀淳熙七家哀集易屬在悔尤茲當  
大人謝傳旌旌載建羊公節制爲雄外撫百僚內登九  
列旋以秩宗寔夷夔之職司成惟保輔之班遂騰霄漢

於當天咸仰星河於下土既膺台輔良顯襄我后謨猷  
仍領鬻官淵源得老成矜式一德咸有伊相同一心以  
旁求三命益恭孔墻覩三千之禮樂持衡而懸木鐸雅  
化流自鴻鈞登山而瞻魯邦時雨遍隨天下豈比夫薪  
樵棧樸樂鐘鼓於辟靡笈噓鸞旗采藻芹於泮水此誠  
士林之所仰望也人文之爲化光也古稱俞公善醫洩  
渤必得良師而並蓄張君望氣雌雄豈遇博物而長埋  
曲木已傳直木無施齊桓於焉尊仲父前日之通今日  
之介盧欽所以識景山故涇渭同流自分清濁而媿妍



殊質用別丹黃

國家當選士之隆必合詞則圭璋剡而特達  
朝廷實求賢之切唯特奏則地木柔以時升其一方之  
藝歟接士偕翹材並引在一分之善也咨嗟與延譽同  
聲相率而慶彈冠良多士矣獨行而介如石有幾人哉  
因念曾也燒盡三條之燭蓋三十年弋邀一舉之名又  
十五載一官需次歲蹉跎以何期文室端居形枯槁而  
就盡童蒙童瀆告雖幸非越雪之消壯歲途窮長獨抱  
蜀葵之向寸晷餘光應有用行兀兀以將終一知半解

洵無多尚翹翹然自喜竊覽觀於史事上下古今識義  
例於編年春秋褒貶傳疑傳信輒神溯於往代之賢閱  
世閱人恒悚想乎有明之紀經

聖天子加諸意網舉目張實大君子總其成條分縷析  
獨優慎選之

旨貴得詞臣尤申筆削之文著為信史必當取二百四  
十年之大義統接麟經繼漢唐宋元代之微詞文高馬  
史善善惡惡昭揭於前微婉顯行垂示於後動名山之  
慕景仰前徽鏤內府之藏榮輝下燭際斯時也乘斯會



也儻預光藜爛下才洪經無能發德於潛庶猶幸徵文  
於足若謂三長之筆必熟稔於金閨一字之裁定取憑  
於虎觀而祇以姓未登於天府名不籍於朝班決無當  
於纂敘之分勞輒鉛之襄事悲夫此曾正所謂捫心而  
寒灰一寸滴淚而清血萬行者也伏惟大人輝文昌北  
斗之星鍾泰岱東山之嶽才之有守有為者必以進士  
之慎言慎行者必以揚禮絕班行尚懇懃於草茅市井  
位當鼎鉉匪環列夫珠履璠簪業患不能精奚精業而  
弗錄躬惟不自飭奚飭躬而弗彰所以厭次狂生與瞻

顏色偃蹇下士許得趨蹌屏息退居尚聆謦欬緬維進  
晤彌恆追依儻屬一辭於夾袋之餘總是勾萌隨和煦  
更含萬化於書笏之末莫非魚鳥遍春風久蘊抱於獨  
往孤行百為謹夫一念敬陳略於仁人長者萬感托在  
千言



代六叔父上桐城相公書稿

存

某爲閣吏且三年於茲而在

玉牒館辦抄寫者經二年其趨相公後追躡光塵者職  
在微末無所請見故得侍左右之時亦僅也某所司不  
敢自謂勤亦日勵少差悞焉故素無所瀆今則誠有可  
言之事中當言之理又含不忍不言之情因不得不於  
相公而泣血以陳也某先君子以文章名海內邀

聖祖仁皇帝非常之遇拔

廷試第一游閱至宗伯正卿捐館時



隆賜卹典春秋歲祀恩無加矣某父一門頂戴

寵錫誠世世子孫爲無已矣豈尚有可言即有言亦未必克一當也而猶惻然若抱隱願不勝餘痛者又何忍不一言此亦自甲申之歲含懷莫吐至於今三十餘年久欲言而未敢冒顏瀆聽於當事者在愚孝之衷不爲不怵惕矣向特未值其時未逢其會故欲言而卒不敢言今值其時而逢其會矣又自悔念某一門世戴

國恩如人之周身觸處皆通縱有失辭未必即見斥於

公論又何敢不一言某習禮記有易名之典如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則謚固爲人子者宜請也又曰聞其謚知其行凡有行者之宜謚抑可知也蓋謚以尊名在國家爲嘉美之錫在子孫爲顯懿之奉故人臣重有謚也古名臣執持公是者於其子孫不及請則爲之力請且爲之交章以請史冊所載無代無之而如先君子位列正卿微獨文章而已其諸立朝事行恪恭清介果敏端毅之概無知與不知而告之以先君子罔不肅然正容凡人聞



其姓氏而每樂爲之稱道不輟者非以其名播聲施要  
自教澤之漸摩涵濡所由來遠也乃當時禮臣尚未議  
及遂不克以謚易名而於國家之典殆有闕焉此某等  
所爲愚孝之衷怵惕積久而愈切也

世宗憲皇帝御極十三年宵旰勤求凡有裨於政治者  
罔不舉凡有濟於民生者罔不興凡有關於風化者罔  
不惇凡有中於情隱者罔不察天下同然向風萬物欣  
欣各得其所故老舊臣罔不篤念而崇儒敬德罔不追  
隆如某等每當選擇任使

廷見之際霽顏溫諭誼殷父子嘗

顧曰韓某一生無過某等頓首伏謝退愈感激奮勵惟  
思上報不世之遇於萬一而已既乃竊自幸

先皇帝念某父之深知某父之至意三十年莫吐之懷  
或以時哀叩於在閣大臣如相公者得以其間從容達  
某等私忱其必冀邀

異數於格外同日月以高明而被隆名於無窮與江河  
爲浩蕩庶其翹首企足以有待也顧乃騫崩發悼  
龍馭上賓此又某等所爲撫膺而泣痛於



先皇帝之靈者也今惟國家綦隆甚盛幾及百年中外  
懾服朝野盈寧

今皇帝踐祚繇其聰明之天錫加諸遜敏以脩來故於  
即位之初首崇至孝博稽禮儀大經大法盡善盡美而  
凡

先皇帝之所裨政治者遵之而尤脩舉所濟民生者遵  
之而尤務興所關風化者遵之而尤畢惇所中情隱者  
遵之而尤悉察而且稽典及於已故之世臣起用及於  
久棄之黎獻篤念者未已追隆者有加旬月之間釐然

秩然天下臣民環視拱聽

新政之流播於中外若應於響而從於影疾於雷而吳  
於風也而在閣大臣欽奉揮宣亦且一一副

上意而稱

上旨有未知知則必援典禮以核其精而要歸於至一  
有未行行則必發渙汗以通其務而刻期於無停猗歟  
休哉

聖君賢相襄贊明良千古一時於斯爲至矣如先君子  
易名一事不過因



皇上憂服之中在閣大臣特未暇以此等事啓之耳某等即不言亦知夫次第舉而行之未必不在新恩遞加之列而爲子若孫者隱忍既久苟欲言而不得言則已安忍忽於可言之事昧於當言之理徒含情於有其時有其會而嘿嘿托於有待乎且某之所爲急於一言不顧冒顏瀆聽於

當事者抑亦有說易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在泰之卦曰上下交而志同象以天地交爲泰繼之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乎后之所財成而

輔相之者天地之道與宜也某竊以人臣翼戴高厚則后者即臣子之天地也后有道后有宜即臣子所當財成之輔相之者也國家設師保公輔之位凡政事之因革損益於以調燮陰陽和化群物師保公輔任也某竊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夫孝之義必推極於先意承志喻父母於道則資之於事君亦惟曲體此義爲忠孝無二理也我相公洎尹公鄂公朱公同居大學士大宗伯山公大司空徐公協辦閣務而舊相徐公偕方公寔爲內閣學士如范富歐陽盈滿全宋同聲相感



大道爲公合於萃之義矣一德咸有九德咸事合於泰之象矣敷政優優百祿是適居公輔之位而移孝作其忠將於何者方有其意而先之將於何者默有其志而承之亦自合於孝之經矣本

朝廷尊養之至化之邦國而皆通達

一人孺慕之誠孚之下土而咸式正其時矣且今之卓卓同朝聲光懋烈者皆親見某父之居官稔聞某父之政聲自文章而外所爲恪恭者何心清介者何操果腹者何績端毅者何品在曩者宿脩世好相與遇從談論

商榷夫固習近而熟悉某父之所以爲人矣熟悉某父其人則於謚典爲應與乎否亦必早蓄於中心迫而欲發特未有爲之一觸其機焉耳歐陽子之文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豈不信然某能無仰望乎哉且某之所仰望者亦非出於一己之私請而曲爲顯揚其親之說誠得一樂道人善者遂以成人之美某父廼克與邀殊典也想彼天下後世由聞見而思焉揆厥所自良由吾

君吾相迫而行之實恆興望然其實爲之子某等皆父



之子若孫夫爲子孫未有不願顯揚先烈者天性所本  
理之自然又况

天子孝德獨蘊躬體於先而在輔臣孝道推行豈  
聖於後瞻斯時也乘斯會也事若既已可言矣理若既  
已當言矣萬不得已之情又若既已有所不必含不必  
忍矣乃猶諉之曰此吾

君吾相之事欲言而不言某等泣然泣飲於高天厚地  
之中在家不可以爲子即在國不可以爲臣是重不孝  
罪終古莫追也然某等皆謗陋庸虛父業胥弗克守所

兢兢者惟是家法謹嚴祇懼隕辱末員散秩無由自伸  
某雖忝爲閣吏力供趨走而已脫令相公處得爲之地  
而或尚存不必爲之某等何得強有希倖惟伏念先君  
子一生宦學泯泯沒沒既不獲光榮於前又不克昭燦  
於後於國無所美其稱於家無所全其諱誠不忍焉誠  
不敢焉此某等所爲惻抱隱願不勝餘痛輒搖尾乞哀  
於無可如何者也抑更有請者先君子文集訂於晚年  
未及詳輯集中所錄雜著爲多其爲碑版典重大要散  
著於方輿亦集之未敢私有錄存者自昔



聖祖仁皇帝巡幸時某父屢經扈  
蹕奉

敕紀咏當有流載今各館如

國史一統志及文穎諸纂脩所似應檄取省誌檢閱詩  
文編入於以敷揚

本朝道隆治脩耿光大烈傳之無彊而某父之志亦於  
斯附見此在大總裁自有條例非某等所得僭言要亦  
愚孝悃忱不能已已也某職在微末茲於  
今皇帝登極覃恩叨沐

封典某父前膺二品

誥封今尚書職銜改陞一品伏查雍正五年題准

會典凡父職高於子者照父原品封贈則某父今遇

新編例得

晉封某等一門寵榮至矣若復不棄諸孤敦存故舊俾  
某父更沐一二字

褒嘉以發潛德幽光垂不朽盛事誠某等為子孫者生  
生世世頂踵

國恩汪漫無加細草依依與為無已寔倚相公重為利



賴焉其不文語無倫次情鬱於中而見之於言謹述其所由哀籲萬狀拜手具書上呈於相公閣下無任悚息俟命之至

上蔚州李夫子

蓋聞非常之人必會非常之遇以非常會非常而轉適如乎常故其人其遇若操券然夫所謂非常者必樹德之果如滋歟敦行之果不怠歟文詞矯矯抑末耳然并此置弗講則本末竝廢有好士者曰其人勤於趨走吾樂得之供驅役其人便於口給吾樂得之資談笑其人馳於聞譽吾樂得之廣交遊而士也亦遂不復自重密伺好之者意指而迎合之曾於是三者不能有其一固宜愁疾困頓狼狽偃仆矣雖然曾固常人也厥德厥行



克樹克敦所自勵也曩既請業九峰師粗知自好故常見之文詞不趨庸近人竊笑之而一再受教益於夫子試輒冠成均士賞曾文於色聲臭味外誠異數也曾故且愧且感雖不徇厚實之利猶誤成淺小之名矧又出大賢之門倖獲免昌黎之懼文詞雖未雅不負曾矣十年離膝下之歡五試備闈中之苦身與世阻所志未酬往歲秋杪考補教習甲辰之冬期行滿矣瞬息秋闈觀前此之落落抑有以知繼此者率類是矣曾固常人無足動當事者眄睐幸遭

聖主膺圖名賢應運凡不與甲科銓注之列者胥得挽辟親辟怨之風而各以所知貢於廷不次錄用是誠追漢唐選舉盛事故一歲之中慶彈冠者踵繼而曾所遇文字之知罕列卿班要是跡踈交淺殆難以破格之遭收屑屑自好者於網羅外也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蓋莫知在人可知繫乎在己詩云自求多福福之多求之自也夫知人也福天也天與人皆不可必之數曾惟於己之當求切切焉以聽之天人焉可耳謹具稟申悃烏戀之私惟夫子鑒焉



上江右學使沈夫子

曾拜手上言老夫子大人復膺文衡於文盛之邦清風  
雅韻不獨彼都人士幸抑胥天下士厚幸矣烏戀彌深  
雀怵無狀曾之獲以文章遇者第一名入河間郡學遇  
海寧陳公雍中首列遇蔚州李公考補鑲黃旗教習遇  
老夫子暨寶應劉公他所遇德州孫公武進錢公江寧  
方公陽羨儲公亦謂曾文筆矯異輒嘉獎之自老夫子  
而外凡六七公者夫固皆欲拔之泥塗而置之生全之  
地者也然而曾學迂矣曾數竒矣若將深入淤泥而無



可一援手者甲午曾始遊食京師挈妻子依內黨寓居  
且十年矣曾生既晚不及際先宗伯之在朝家君暮年  
得第未嘗一日歷入途而曾愚困之身出門罔罔之則  
以館爲業然而貧甚則療貧之地實益不可得竊擬辰  
巳之交隨侍左右各府試卷或清句讀或加點畫任其  
一可以不素餐竊不自揆五家之文猶略能識之然而  
學迂矣數竒矣深入於濶而貧寔甚矣謹具書率瀆惟  
老夫子憐察焉

寒松樵子雜著目錄

卷九

東方公

閱孫徵君年譜東安慶方公

東安慶方公

東復方公

東洲若內兄

謝啓

與友人決科



與周比部

答陳學士東

東周殿元

爲人上黃公書

爲人上言

爲人具東王丈

爲人上宰相書

示鑲黃旗學生

書官學舍

東方公

違侍已兩易歲迫欲一晤以慰渴思屢因子辰先生辱  
蒙許見卒卒不果時於他人論說間悉年丈古誼甚摯  
并示掇科揣摩家法苦愚蒙不足承教重負深期曾自  
庚子後鍵戶株守凡同好聚會概不敢與今且四年大  
人先生之門膠固拘攣如有所束縛而不能趨承者又  
其性然也今雖寄食外家寢夜自返一枝棲托與燕之  
巢幕無異當竣試畢勉圖歸省奚暇務外耶近且櫻物  
議猥蒙附勢之目此不自解亦不能爲人解未審彼誠



何見而輒以反其性者為辭然既聞是說不得不益加  
自飭矣九峯師已獲假歸深為之計止不如行緩不如  
速然或與之跡淺不親孰肯強進一言矧九峯素重者  
亦罕又皆散去年丈儻得館閣餘閑枉過九峯或尚論  
古人而微規之或商榷時務而婉導之不然緘辭諄致  
之則返駕必當亟命也試期嚮邇兼苦足力素弱趨走  
為艱抑脩途僕僕迹又隣於務外大懼自飭之或跡耳  
謹此函稟原諒不宣

閱孫徵君年譜東安慶方公

孫名竒逢字鍾元本容城人後徙新安之夏峰

為夏峰先生從學百餘人年九十二康熙丁巳

年卒素不泥堪輿家言愛東原平厰近夏峯居

遂卜地焉元配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諸子因

為槐孺人置木主具衣衾引繼楊孺人柩附葬

門人湯潛菴為文誌其墓而容城亦奉孫衣冠

暨楊木主與槐合葬焉

附記

孫徵君年譜上下卷謹繳其於出處甚正慷慨激烈之



氣昭然有古君子風所講理學實會得朱子與陽明之微  
殆於此外復開一生面者每於論學處觀之唯恐辭畢  
非近今學者略能窺覘惟此書宜更刪脩如北行後致  
謝東詩及病起述往詩俱不宜存又其年月過詳如無  
事紀每年在某處複句疑屬贅竊意徵君今日手付梓  
行必別經一番點檢要此等書自難單行或半存并於  
行集首斯易求安耳緣譜前鐫大人訂正一行後跋又  
綴詳加訂正慨然身任其事語是屬大人椽筆矣是以  
不揣晷昧輒一及之無敢以既成書故勿言究未稔小

子狂辭容有一當否附便瀆覽庚申重陽後三日年姪  
韓曾謹拜手上



東安慶方公 辛亥

南歸五載未脩稟候每一念及不禁神馳惟自苦連年  
顛頓先君先慈疊遭大故每承諸親友相賻助弟兄四  
人竭力扶喪安土雖樹石固多未就而卒卒勉紀憔悴  
已極矣去冬過蒙年丈垂憐雖在窘際不忘先君之舊  
遠頒賻儀不肖等守制杜門無由匍匐叩謝茲於舍弟  
之行附稟塵浼其諸不周年丈視不肖等誼均猶子定  
邀原宥臨稟依依十一月十九日曾稽顙



東復方公

家叔文既前一二日郵封南達抄錄四首及格繳到經  
義疏說自有分脩先生各專攸司姪無庸置喙弟見為  
論說精到而已細思專辯君服究非祥吉語也其白雲  
篇如不入城市句文据姪鄙見不注年數差較渾融若  
以年考之慮非時也三楚吳越者舊多尚志節似不必  
及吳越懦弱根於水土之性使然即楚士又豈得竟以  
志節稱之余處士可不空名抑憶舊殘集中有余生者  
是其人否既所未詳或并不繫姓祇以某字概之何如



莊烈帝后柳棺事不為白雲代敘亦可案文義只其先  
將軍一段生色足已易箆之頃明於義理若此其亦可  
以止已至其經說應是其後人力不能繕寫自達耳有  
司不甘受過必有如簧如流者鼓焉決焉此數處偶見  
及之文字既手付之其子孫必不能禁其不出即備存  
文稿亦決非久終不出之物辱承大人素以姪為略能  
識字故冒昧指陳以當涕泣之道為報知己易下繫曰  
三多凶又曰四多愆可不為之三復乎姪言率梗惟大  
人量度以處之

東洲若內兄

兩姪各就讀書地此竅要一著工夫為子孫計終是勝  
策弟雖家居身處功名外却無心得悠悠忽忽日子便  
過去了但不識天付我一身同草木之未殖而先落殊  
覺此身為天地贅疣恨不早自泯滅憂樂兩念得與俱  
盡可佩兒本無屬望場期一過便付東流尤可恚者素  
不讀書徒長叫囂氣習似乎不日便可富貴夫富貴豈  
可常料人即不役志於富貴矣必不富貴若竟不富貴  
其又如不富貴何愚意境遇偶由身外必要一躬當得



一付好格

這富貴方是腳踏實地若絕無根柢却有適然之富貴  
與之相遭不知如何承受古來略有才情者逞其私智  
妄作妄爲不慮國計生民利害紛更滋擾夷考其寔據  
位俸祿而已若才情短淺者又自逡巡畏縮無一可爲  
身涉仕途友朋絕跡矣究於生民利害何嘗關心此名  
爲揆身而進也方今德才並進而如預行保舉可用府  
道之人又駸駸乎尚德之風尚才誠不如尚德若眎嶽  
清簡二公自不才德分論第由外觀其內清簡往往  
以小人之心待人眎嶽猶知世有君子與之交者審所

自處遇清簡切勿爲清簡意中之小人遇眎嶽當思爲  
眎嶽目中之君子斯兩得矣弟性懶慢不能別作字可  
即持此奉覽以附朋友相規之雅焉戊午夏日寒松寄



謝啓

年月日有正衣冠肅容而前道公不鄙某子約為昏姻  
寔感愧無狀謹具書申謝者伏思達官顯貴小子童蒙  
自西自南以地則揔越數千里前有陝人求昏某今南人也如兄如弟所  
關抑豈在豪芒間某也况無咫尺之勲階略有尋常之  
學業昕夕靡暇緩急莫周賴焉我躬何心子翼每踣高  
而踏厚聊強自為歡倘略短而論長亦待子不薄遠塵  
雅誼敢布愚忱寸筳難紓九迴之腸片言詎合二姓之  
好彼夫秦晉申盟原稱列國朱陳著里實產同方日月



雖相從於東西箕斗維定位於南北故不忘舊德共知  
似舅斯賢若宴爾新昏奚必外孫為好齊邀報謝慚悚  
因依然竊聞之語云會假天緣非闕人事

與友人決科

朱先生文品卓卓優入詞林選決然無疑矣曾於前輩  
諸先生論文則曰文論中則曰中罕合而一者今觀朱  
先生之文之中其果合一不爽哉然其平... 篇篇揣  
摩時尚繇其文筆差遠故無一字一句苟下曾在京同  
課酷嗜其文讀竟一篇輒歎服有餘羨然未料其惟燈  
將盡兀兀急就之地能優為之及讀闈卷見其出筆轉  
易而精神尤大氣骨尤健辭潤而體變光射而神凝能  
使盲者奪目聾者驚耳乃敢全決已而大驗始信決者



不認決也文與中合一者朱先生而外其罕見也哉近  
閱  
保和殿試卷各體俱歎服其諸揣摩作幸倩錄數篇謂  
其能命中而推論其所以中且示後生小子之習舉業  
者亦由夫造車合轍之意云爾

與周比部

月日再拜曾與吾兄世好論文且十五六年有善相勸  
有過相規未嘗不極懇懇即平居晤言游憩之地語及  
正人正事未有不殫心慮披露所知者曾故未經仕宦  
不接民社往往談言有微中處今吾兄事有所見及不  
敢不一吐衷縱未能比夫言無不盡亦庶幾乎知無不  
言願爲吾兄備一芻蕘焉竊聞君子矜而不爭矜非驕  
矜之謂矜訓莊也以莊律己故於人自無爭心此邵堯  
夫云以身觀身以物觀物之道君子之道也人之慙慙



者必曰若不早辯是隱受罪名故不可不以自明此爲  
兄意未云不切第其身處局外不曉局中人利害祇作  
快心之談詎的安身之實且亦未覩夫事不一例有必  
辯而後明者有不辯而自明者有愈辯而愈不明者非  
達觀卓識防失於未然不能也其相愛尤切者則曰先  
發可以制人此說更謬夫先發制人此兵機所爭俄頃  
之間勝負決於神算不如此亦負如此亦負均之負耳  
寧此之負且寧此之負而可因敗爲功故曰先以制之  
若身在官常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決不當以小忿債事

至於敗壞決裂懼於一旦不可測之禍也又况際此  
時已不爲先發矣彼蠢蠢之爲皆類捕風捉影故致遲  
遲不發其情亦甚陂險譎詭也風何自始影何據依亦  
慎毋效彼之尤徒滋喜事造端急急乎捕之捉之矣昔  
在宋元豐元祐朝臣樹黨忠悃若司馬若韓若蘇卓絕  
一時竟成黨錮後之識者且云詆斥已甚是以范忠宣  
呂徽仲已有調停之議顧今事何事非有家國之重人  
民攸繫奈何以區區之名而欲輕一朝之忿耶果於厚  
待吾兄計決不出此今所處者直等之孤注耳與親任



者誰乎與協毗者誰乎譬之搏人吾拳未及施而已遭  
其手刃微獨智者不爲事勢顯然也今誠忍而受之未  
見他人之決不我欺而若平其心和其氣終始以正不  
爲威惕利疚即偶然蹉跌猶無重傷到此地位即重傷  
又何傷彼特侮我耳非我自侮而來人之侮孟氏不云  
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前已面進一言昨晤率率  
又苦言不盡意故爲縷塵兄嘗稔曾曰善刀而藏則爲  
兄之莫切者亦云刀如何乃稱善藏之者當何如審知  
此洵爲得之是非局外之謀也是與於局中之甚者也

是不涉制人之訾是終不貽制於人之患者也愚衷迫  
切其爲有當於善喻與否惟明見村悉語云擇禍莫若  
輕惟吾兄幸熟察焉



答陳學士柬

曾因性拙而兼弱疾諸色酬應却絕既久棲遲數月決  
然南歸耳見招非敢故違其如鄙野多舛俗情項以修  
志乃讀書人本分事第苦無學識副之承委浙省四府  
志數冊祇奉展玩懼弗克勝方自含媿又伏見長者敦  
雅絕倫冲和軼世深荷注目幸挹欬吐每不憚僕僕左  
右敬聆訓切今必以俗禮見拘寔與素心相拂敢恃道  
義肅辭如蒙原宥另日牛馬謝也臨楮神溯



東周殿元

雍中朝夕聚首脩然幾閱春秋都下先達昔曾牕燭共  
剪者於今甚盛曾每拙於世故不少干謁寢夜思之輒  
自愧歉然其性使然不回於習矣翰撰先生文才第一  
久冠群英果邀擢授有聲藝林遂入

內廷點勘丹鉛奚止冠冕一時世所欽仰不才如曾更  
非霄壤得喻其濶絕者也兩年來並未具柬塵浼几案  
唯舍弟歸晤訊知起居兼悉俯念舊識不以塗泥而遠  
之轉以迂愚而睠之洵可謂論交於形跡之外去秋先



君誌文書丹冒昧借餘稱謂極為古道撝謙已甚寔非  
曾所敢齒列者鑄工汙漉亦匆卒未曾摹撻寄呈足為  
泉壤光已耳今於舍弟之行附函通候兼謝明年秋中  
服闋倘得策蹇北上猶在不棄之數冀一接顏終苦匱  
於芥資又宿疾未可難免坐困鄉隅知己感深略及餘  
不一一

為人上黃公書

六月九日某官某謹再拜言銓政侍郎閣下伏惟萬福  
今天子初臨極朝廷肅穆海內向風用丕大業於有耀  
卜鴻祚於無疆矣而復乾惕為心厲精圖治屢  
詔內外臣工悉以所知進其符合虞夏商周咨牧董官  
之意至深且切而數月之間黜陟惟明舉錯合義不次  
之擢進賢之賞千萬年來於斯為盛某生逢盛時前既  
以進士注某官且將待銓某官適丁內艱今甫報滿而  
易退難進運會輒軻欲於



聖祖酬深恩而未及欲於

今上抒微悃而末由某固不才罕所挾持以投當事之網羅然竊自揣少而讀書長而立志夫固爭自濯磨冀得齒於賢人君子之列處則人紀克脩出則官常是飭乃格於成例而蹇於命數如曰不用則竟終於不用而已矣然獨於心不遂舍然者某自弱齡即辱閣下之知過蒙器許今幸得少副閣下之聖睨以此始亦遂以終非獨自負抑負閣下寔甚今歲春始嘗一親閣下之顏矣竊有幸閣下之垂某慮某雖元公之樂育英材三握

三吐無以異也肅揖趨拜之頃教以立身教以居官教以顯親成名之道某至今如聞箴銘服之佩之弗敢斯須去之昔昌黎之言曰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今求者在上而干者反不在下無惑乎徒守其拙而酬恩抒悃望絕於進退間也側聞閣下試江左士鈞衡務矢其公藻鑑務盡其明蓋數科僅見此公明榜矣竊自欣幸閣下之盡職宣勞庶其上有以仰答

天子鹽梅舟楫之意下以克俾四海士林淬厲奮發無



賢不肖胥自愛乎且益以重閣下之汲引而前者踵相接乎而某即所謂請自隗始者也又况頃復奉

詔命九卿或有所知某人能稱某職者各具密摺以奏毋植黨毋引嫌

明詔如此上之求之者何如而下之得不干之者又何如也竊念

一人之求賢若渴有加無已意若求不得人不止而承詔者各體此意廣收博採宜若求不得人亦不止而閣下所知已為朝廷倚重不次之擢進賢之賞於是乎在

其他淪落散置於邑困頓者宜若不待干而求之矣夫以泰運之隆名賢之萃優獎激勸之誠而會閣下名高公輔位重銓衡豈無舉錯黜陟常格外亟伸士氣別開仕路者乎賢良之

詔甫下而引升之吉時聞將扶之泥塗而登諸朝班抑猶可屈指以計翹首以望者乎不才如某辱閣下之知久矣閣下將何以教之用是扶服呼號屏息竚命惟閣下燭其情而察之



賢不肖皆自愛乎且益以重周之之說訂而可也雖相  
不識其節而察之謂自隱者也又或曰彼  
又定國不微何以始之用是林則微極長若命數固  
斷何能斷又指隱者以聖者乎不才以某國下之味  
臨甫下而民其大也却聞其林之民至而後臨臨時  
此語皆非實也

公輔以重銜無舉論熙朝常林以道軒士庶隔開  
以素重之制必實之於對樂嬉嬉之始而會閣正必高  
其山喻密婚置分邑由賦首直設不靜干而來之矣夫

### 爲人上言

有人爲身爲一事而幾瀕於死其誰不趨而避焉疾而  
之乎生之途即急不得生之途而避焉而趨焉而苟可  
以少追其死者又誰不稍稍引去疾而之乎可以生而  
幸不至於死之途然而惘惘然若不知其途之瀕於死  
而卒不克一避焉一趨焉則以其人之隱爲自計又有  
甚於死者矣昨侍左右有所仰援猥以手足之愛開蒙  
昧之識蓋唯恐其之遂一失足至溺沒於不可生故亟  
掉慈航挽淪胥其雖癡媿豈不誠甚感激然而得之則



生弗得則死某又計之稔矣某既少孤祖母老年待養  
某之兄又以一官見廢而乏尺椽之爲棲寸土之爲業  
日用常置朝夕是謀某又素不習文藝應科舉齒升秀  
之數以登仕進之階然幼嘗竊聞先人餘論差有所自  
期許年又方富可以爲國家効奔走瘁心力倘繇異誼  
謬領微員祿養縱不克逮於所親或以單形隻影自給  
衣食不至上累祖母與其兄以滋其憂戚則較失得誠  
難億後此之何如亦猶爲愈於今日之坐食而一無所  
藉者也假而某蹈常襲故不思變計尚別有賴以爲生

之理歟曩惟忸不知變急情苟安遷延以至於今冥冥  
也幾乎其不遂難餘喘於一息乎夫生而窮苦困阨止  
有甚於死之一途以置其身末如之何矣今且手足視  
某者自仁兄大人泊荆溪萬君二三人外槩不可過望  
幸而有可致望之二三人而二三人又猝不得會遇而  
忽且移萬里而遙駐之几席之近適有如大人其人焉  
此亦天之使其瀕於死而卒不即至於死之機也詩曰  
天作之合記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其固不敢重  
邀天幸然幸不至於死或不幸而甚於死皆天也天不



可逃何能自追而由其有爲之作合者正宜鹽鹽於及時之雨澤故惟區區之心亦姑試爲走險不擇之鹿而庶幾暫釋恒河苦海之劫則所計實不得不出於此伏惟大人憐而察之俯賜援拔實祖母甚賴之某之兄亦甚賴之敢以布陳謹繕履歷具詳別楮固而存之母虛懇悃幸甚幸甚

爲人具柬王文

某之於某也若海之源苟蓄之也不厚必不復有餘波分流諸小灘灘久苦旱乾不即加腴潤其不致焦枯幾何况又以烈日而燠之暴之也夫爲灘既小而附於源甚近則欲腴潤也猶易然不得不委其命於海者灘計非得灘直無如何耳某旱乾之小灘也其幸不致焦枯乃得近海之源而宗某爲水之海餘波分流誠有待矣然海源所蓄厚與不厚寔非灘所能測則自今以往待何期矣水皆流濕而當夫蒼莽澎湃之來未有不繇源



達委者也願無使諸小灘悉委命焉某蒙昧粗略固識  
時故爲是說者中亦良苦倘不謂浮游而細流得就其  
深幸無歎於望洋然非敢必於海若者也

爲人上宰相書

國家泰運方隆人思自奮不以經放廢終沮不以蒙疵  
瑕長格舉惟其人用當其才誠以上之爲國爲民之慮  
深而下之抱一長懷一技者罔不皇皇於競進爭投積  
念尤迫誠有若相須之甚殷而絕不患相遇之終踈洵  
莫逾今日之盛者矣蓋事之失得時爲之時之否泰人  
乘之故四岳詢而耳目明達一德孚而俊乂旁招奮庸  
之路廓斯百姓之治以從欲特達之知開斯萬方之風  
以惟休未有上蓬堯舜之主復際夔龍稷禹之臣



聖君賢相早夜孜孜塵圖厥治而猶群材屈抑衆執沉淪必無患已今某竊不能無私患焉者某蓋經放廢矣蒙疵瑕矣此亦何遂至終沮遽成長格耶某非無一材之展不足廁群材之列非無一執之矜不足與衆執之儔特偶然遭際適然會逢况又有可用之年任効之力誠上之略其前失不念曩非在家既無內顧之私則在國必可異乘時之效乃今輾轉延竚竟將淪落畢其生焉此所以區區繫懷攀結於中遂成斯患也伏念某在陝廿年久暫以終養假歸既乃生事死葬方切切一官

竭愚宣力以殫悃忱不謂遽懼覈奏註議去職三年於茲矣某固非有莫大過惡不可悔悛亦非有莫大愆尤不復解釋所謂引繩絕之絕必有處者也深原去職之由要是怒甲於乙求疵於毛夫有所受之受之於查公耳既某之去職繫乎查公則某之繫望應仍屬乎查公庸敢自外因依別希偉進故不憚委蛇就之歲月需之然濡滯至今似尚未嘗一爲某地某其直爲棄才矣乎某亦奚忍自甘棄才矣乎不甘自棄則必追躡不棄之路遂巡不棄之門寢夜捫心路有攸在門有由入其不



於閣下而又奚之焉古人重知己之感非重夫知之引  
之有以自給其家也實重夫知之信之有以大報於國  
也祇自給其家則知深而感淺惟大報於國則知深而  
感更深是以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已知己所感自重  
重人爲交相感故古人重之伏惟閣下實位居首相首  
相尤進退人才之總天下理亂之樞而事之失得時之  
否泰均攸繫也世不患無才患有才而弗知才不患無  
知患既知而弗引弗引由於弗信弗信由於知之弗真  
今某幸辱見知於閣下非擬尋常之塗人而閣下之真

有知於某謂堪任使之良器未蒙信引果克真知某即  
終沮於放廢長格於疵瑕復何所私憾焉第以日月之  
臨光無不燭雨露之潤物無不霑固傾者之必覆亦裁  
者之自培躬際休明之代

聖君賢相立於上抑又圖治至切用人至審當茲泰運  
弗獲一障而乘之有由繹俾乂之時無忱恂迪知之遇  
一經去職末由列其材於群材儔其執於衆執此情脉  
脉不能不望閣下不棄之門而自捐某所不棄之路謹  
不自揣愚闇肅泐稟函事出由衷辭非得已無任翹首



竊命屏息悚惶之至

示鑲黃旗學生

欽惟我

皇上仁敬孝慈本於天亶聰明睿知由於性生

御極以來恩施遍洽德意旁敷海內士子向風而化自  
近達遠靡不推準而於國子監八旗官學生尤屬勤勤  
加意委任於大司成慎選於司業凡在雍中之董而教  
者率皆鄭重得人務克俾夫學期日進德期日新而後  
已焉蓋我

朝數十年培養士氣者於今爲烈上以實心感之下得



不以實心應之乎昌黎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至  
哉斯言學者之行成與否名立與否可於功之勤惰考  
之矣夫名者實之賓也不務實而務名何異以賓奪主  
昌黎故又曰無患有司之不公也茲者諸生之課功可  
謂勤矣其應乎上之所感可謂務實而無患矣其間抑  
尚有道遠不盡如期以至者事迂不盡如志所欲者乃  
當

聖主崇儒良臣贊化之隆烏得不踴躍而奮興淬勵而  
鼓舞之乎數月間屢奉司成司業諄諄至諭不時下學

督課有加焉幸諸生相與精其業而勿事於嬉也雍正  
癸卯秋日書示

明鏡鑑形而面分則黑白畢者非鏡有虧盈形之自具  
者然也大凡學者莫先於檢身立志事事依道理行斯  
無敗度時時存聖賢想斯無邪心讀書在明體達用原  
非以此營名而名自隨之故一入仕途便設施得如許  
作用出是謂有體之學古者養而後教既使之飽食煖  
衣必使之盡倫畜德當有律教聞眾所計之人術有序  
教黨序所升之人歲選四石額俊士貢於天子入國舉



不以營心慮之乎嘗於進學錄曰言行於外  
哉斯言學者之行成與否名立與否可於功之勤惰考  
之矣夫名者實之賓也不務實而務名何異以賓為主  
昌黎故又曰無患有司之不公也茲者諸生之課功可  
謂勤矣其應乎上之所感可謂務實而無患矣其間抑  
尚有道遠不盡如期以至者事迂不盡如志所欲者乃  
當

卷四錄日書示

敬者前以爲幸諸生既與聽其業而心幸於教也雖五

### 書官學舍

聖賢道理各有工夫淺深次第盡得一分方是一分如  
明鏡鑑形面目分判黑白畢著非鏡有虧盈形之自具  
者然也大凡學者莫先於檢身立志事事依道理行斯  
無敗度時時存聖賢想斯無邪心讀書在明體達用原  
非以此營名而名自隨之故一入仕途便設施得如許  
作用出是謂有體之學古者養而後教既使之飽食煖  
衣必使之盡倫畜德黨有庠教閭塾所升之人術有序  
教黨庠所升之人歲選四方穎俊士貢於天子入國學



俾得以時周旋揖讓其間此教之不遺乎遠近也而國  
學之設上自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凡國之俊選皆造焉其在學也置其爵之崇卑弗  
尚別長幼以爲次曲藝在又語之中郊人與成均之列  
此教之不遺乎貴賤也幼者聽而弗問十三舞勺成童  
無象二十惇行孝弟三十博學無方春夏敷干戈秋冬  
敷羽籥誦絃詩禮務在因時瞽宗虞庠各有專所時教  
有正業退息有居學此教之不遺乎時地也賢者上之  
而司馬官材不帥者簡之而樂正寄棘一以崇德一以

紂惡蓋王者造士之意如是其重以周而人苟不自棄  
欲不循循焉相與漸漬而陶淑之得乎茲者邳隆既久  
年豐民樂

天子右文重道

御極之二年行

詣學典禮

命大司成講大學聖經五節司業講禹謨心傳十六字  
發揮精義闡揚奧旨前古未有翰林進士以下及滿漢  
八旗貢監生等三千餘人分班聳聽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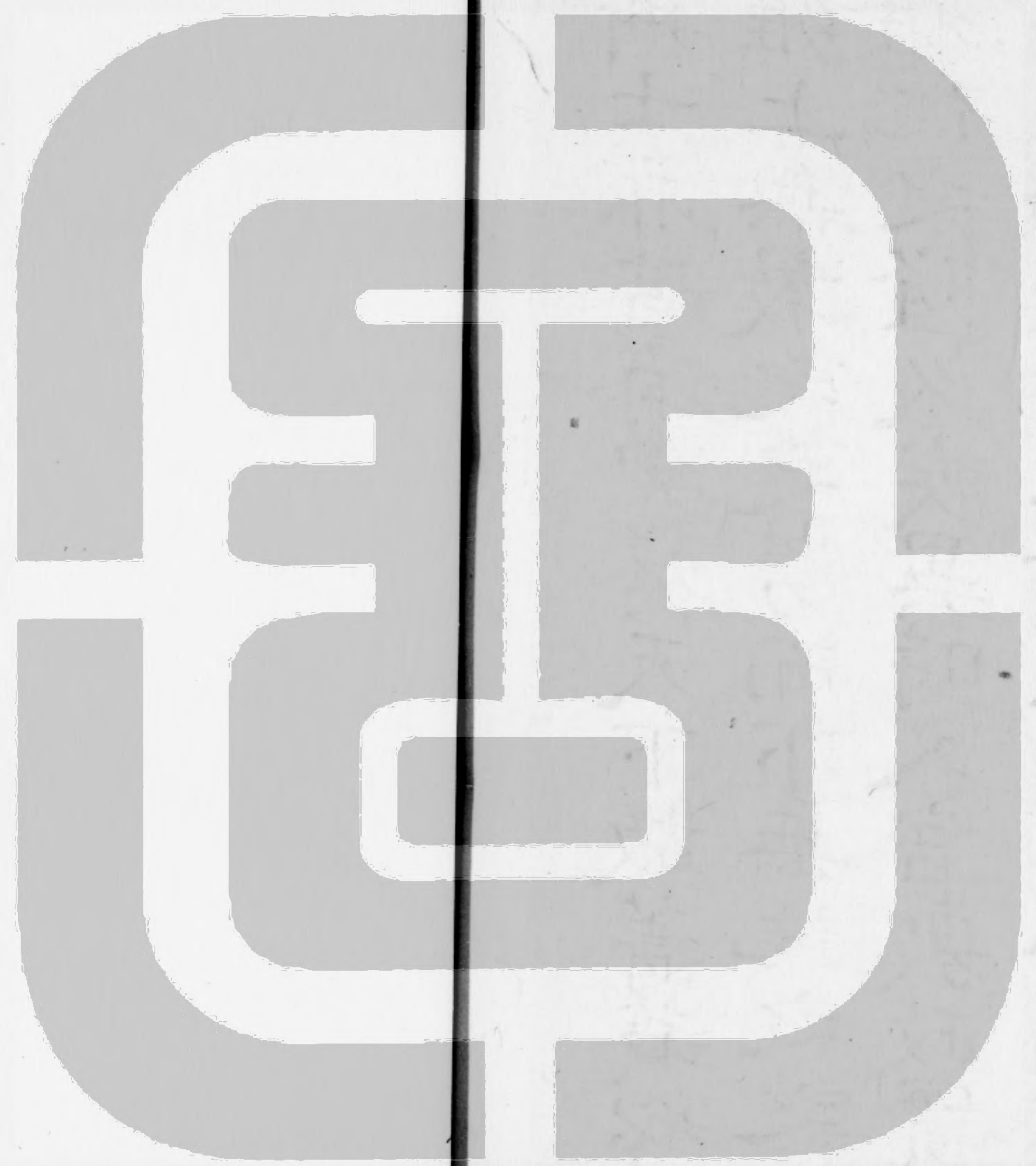
頒訓士勅文懸之學中

宸章渙汗如綸如緯恭逢斯盛者洵屬千載榮遇而生  
等仰體

皇上優渥師儒振興教學倘非重自激發群相鼓舞何  
以長養成遂於光天化日之中况夫人各有志人各有  
身須識得此身為吾身此志為吾志即吾便是聖賢之  
吾即吾學聖賢之道理便是吾之道理詩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言人之於道恒不遠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蓋言文王之德能造就

人才而斯士亦皆有譽於天下故菁莪以美育材鼓鐘  
以樂辟雍上無教之之勞而下無化之之迹生等沐浴  
於國家雅化之隆久矣異時入官敷政實用可徵始基  
於此尚其益勤厥脩以毋隳乃事於諸生不能無厚望  
焉甲辰夏五月書於鑲黃旗官學舍中







書